大明度無極經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大乘般若部・第0008部

大明度無極經六卷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

大明度無極經卷第一

上行品第一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游於王舍國其雞山，與大比丘眾不可計，弟子善業第一，及大眾菩薩無央數，敬首為上首。

是時，十五齋日月滿，佛請賢者善業：「此眾菩薩集會，樂汝說菩薩大士明度無極，欲行大道當由此始。」

於是，鶖鷺子念：「此賢者說明度道，自己力耶？乘佛聖恩乎？」

善業知其意而答曰：「敢佛弟子所說，皆乘如來大士之作。所以者何？從佛說法，故有法學。賢者子、賢者女得法意以為證，其為證者所說、所誨、所言，一切如法無諍。所以者何？如來說法為斯樂者，族姓子傅相教，如經意無所諍。」

善業言：「如世尊教，樂說菩薩明度無極，欲行大道當由此始。夫體道為菩薩是空虛也，斯道為菩薩亦空虛也。何等法貌為菩薩者？不見佛法有法為菩薩也。吾於斯道無見無得，其如菩薩不可見，明度無極亦不可見。彼不可見，何有菩薩當說明度無極？若如是說，菩薩意志不移不捨、不驚不怛、不以恐受、不疲不息、不惡難此，微妙明度與之相應而以發行，則是可謂隨教者也。又菩薩大士行明度無極，當學受此。如受此者，

不當念『是我知道意』。所以者何？是意非意，淨意光明。」

賢者鶖鷺子曰：「云何有是意而意非意？」

善業曰：「若非意者，為有為無？彼可得耶？」

曰：「不可也。」

善業曰：「如非意，有與無不可得、不可明，其合此相應者，豈有是意意非意哉！」

曰：「如是何者謂非意？」

善業曰：「謂其無為、無雜念也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佛稱賢者說山澤行實為第一。菩薩受此無上正真之道，其不退轉，觀而不休，明度無極，當以知此。欲學弟子地，當聞是經擇取奉持；欲學緣一覺地，若學佛地，當聞是經擇取奉持。所以者何？是明度道，說法甚廣，是為菩薩大士所學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吾以為菩薩者，其不可見，名亦不可得。又所匡政皆不可見、不可得者，當何為菩薩說法？如是，世尊，所疑有著吾與物也斯不可得，貲貨費耗皆非有得，但以名為菩薩，至於佛亦名也，然不住非不住。所以者何？名不可得，是故名者，非住非不住。若為菩薩說深明度意，不移不捨、不疲不息、不有惡難、不驚不怛、不以恐受，以體解而性入，是為住不退轉，應於無處，當以知此。

「又，妙世尊，菩薩修行明度無極不以色住，於痛、想、行不以識住。所以者何？若止於色為造色行，止痛、想、行為造識，非為應受。明度無極不以造行，為應受。受此，其不具足明度無極，終不得一切知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菩薩何行而受明度？」

善業曰：「以不取色，不取痛、想、行、識。所以者何？色無彼受，痛、想、行、識無有彼受。若此色無彼受為非色，痛、想、行、識無有彼受為非識，明度之道無有彼

受。所以者何？吾受如影取無所得，是為明度無極之行也，是名曰菩薩大士諸法無受之定——場廣趣大而無有量，一切弟子、諸緣一覺所不能持也。又一切知亦無彼受。所以者何？無想見故。若想見者，終不得此為。

「若異學先泥之信不得一切知，彼先泥信解道學度入慧，亦不取色，不取痛、想、行、識，不從色見慧，不內色見慧，不外色見慧，不內外色見慧，不以異色見慧，於痛、想、行如上說，不從識、不以內外異識見慧，如是究暢從信解得道地，法意作量以為脫，便無受無所獲，已受解得滅度，明度不為智想。

「如是，世尊，雖菩薩於是道不取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，亦不中道滅度，而具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佛十八不絕之法也。又菩薩大士行明度無極，當以觀此——何等是智慧；何所為明度；何以明諸法無所從得，是故謂之明度無極——如是觀省察思惟，不驚不怛，不移不疲，如是菩薩為不中休明度無極，當以知此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何故菩薩知已休止？為知於色，休色本性？於痛、想、行，休識本性？明度無極，休識本性？明度無極，休智本性？」

善業曰：「如是，賢者，其於色也，休色自然；於痛、想、行，休識自然；明度無極，休識自然；明度無極，休智自然。行此道者於智休止，智之自然者休矣！想休止，相之自然者休矣！」

鶖鷺子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其學此者必出一切知。」

善業曰：「然，菩薩學此出一切知。所以者何？其於諸法無出無生，如是學故逮得佛坐。又，妙賢者，菩薩履行明度無極，若行色為想行，若行色佔為想行，若行色不佔為想行，若行色興為想行，若行色敗為想行，若行色滅為想行，若行色思為想行，若行色空為想行，若行色非身為想行，痛、想、行、識如上說皆為想行。若識有是『吾當行，欲得行』，設有是『如是行，如是惟為惟行此道』，是菩薩大士為行得想之行，無善權方便，以為休於明度無極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菩薩何行為無想無得行，有善權方便而不休於明度無極？」

答曰：「不行色，不行色佔，不行色興，不行色敗，不行色滅，不行色想，不行色

空，不行色非身，痛、想、行、識如上說，不識有是『吾當得行是行』，不有是如此行『如此惟為惟行此道』，如是行，菩薩大士為無想無得行，為有善權方便而不休於明度無極。又菩薩大士行明度無極，於此不近為不行不近行，不行不近亦不行斯不否行，斯不近行，斯不近不行，斯亦不近於行不行，於不近不行於不行，不否行於不近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何故不近？」

善業曰：「如諸法無所近、無從度，是名菩薩大士一切諸法無度之定——場曠趍大而無有量，一切弟子、諸緣一覺所不能持。行斯定者疾得無上正真之道，為無不覺乘佛聖旨。」

善業曰：「是菩薩大士受拜於往昔如來至真等正佛者，乃行斯定。彼受無見，無見為定。其於定者，不知吾受定、吾已定、吾依定也，彼於是中一切不明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云何，菩薩為昔如來所記拜當得佛者，彼能見定，是定者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所以者何？如彼族姓子行明度無極者，為非不想。所以者何？無所明故。是以定者，非想非不想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業，說山澤行為第一辯，菩薩大士當以學此，如此為學明度無極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佛以如此學，學智慧道者，是為學何法？」

佛言：「如此學者，是菩薩為無所法學。何以故？是法不有知明，如凡愚人專著者也。」

曰：「當何用明知此法？」

佛言：「當如不明、無所明，知明之謂也。凡愚人以專著，欲明故為不明，由不明礙兩際不知不見，不明諦法而欲於法，從法思欲專著名色，以專著故，而不知此無所用聰明之法，已不知見，亦不思惟，不觀不省故墮愚數，便無有信，不解不用，是故謂之凡愚專著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計如此學，菩薩大士不學一切智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，如此學，不學一切智。如是曉了，乃為學一切智，能出一切法。」

善業白言：「如世尊言：『是為幻人學一切智，已學一切智乃出諸法。』如是直言之，當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吾因是以問汝，所安便說。」

對曰：「甚善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幻與色異乎？」

「不也，世尊。」

「幻與痛、想、行、識為有異乎？」

「不也，世尊。色猶幻，痛、想、行、識猶為幻。」

「云何，善業，明是中，想知立，行五陰而為菩薩？」

對曰：「菩薩學如幻人，是中持如幻者即五陰。所以者何？如佛說識如幻，若此識六根亦然，何者意幻為三界耳？如三界即六根，如六根即五陰。」

鶖鷺子言：「菩薩聞是得無懈怠？」

佛言：「設為惡友所制必將懈怠，若得善友終不懈也。」

善業白佛：「何以知菩薩惡友？」

佛言：「其不慕樂明度無極，欲棄捨，若形想愚佔文飾，違此深智更說經道，當知是為菩薩惡友。」

曰：「何是菩薩善友？」

佛言：「未起明度無極者，即勸使學而教誨之，令入斯道；為現邪行，說邪之害，是邪行，是邪害，使遠離此，當知是為菩薩大士弘誓之鎧善友者也。」

又問：「呼道人為菩薩，其句義為奈何？」

佛言：「所謂菩薩者，一切諸法學無罣礙，已學無礙能出諸法，故謂菩薩。」

「大士者，其義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大士者，能聚大眾為之舍家，是故為大士也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吾亦樂其為大士者，於見——身見、性見、命見、人見、丈夫見、有見、無見、斷滅見，常在為斷大見。何者為說上？法度諸見淵，是故為大士。」

善業曰：「夫大士者，如一切知，意無齊同志於弟子、緣一覺，在彼無著。所以者何？悉知意質直無漏、無受、無滅，以悉知意大照菩薩，是故為大士。」

鶖鷺子問：「何故菩薩大士，亦彼悉知而意不著？」

善業曰：「以無意故，於彼悉知而無所著。」

賢者滿慈子言：「吾亦樂其為大士者，揖人升於大乘而有弘誓之鎧，是故為大士。」

善業白佛：「何謂弘誓之鎧？」

佛言：「菩薩束已自誓：『吾當滅度無央數人。』已度無量無數人民皆得泥洹，知其無法得滅度也。所以者何？法意如是。譬如若幻師與幻弟子，於四衢道化作人眾，以為化人而斬其首。汝知云何？彼有所殺？有死者乎？」

「不也，世尊。」

「如是，善業，度無數人，為無有人得滅度也。菩薩聞是不驚不怛、不以恐受、不移不捨、不疲而無慘悴，是為有弘誓鎧能升大乘，當以知此。」

滿慈子曰：「吾省佛言，如我所得，當知是義為無帶甲。所以者何？如佛告善業，無造佛一切法、無作成諸法者，亦無造眾生者，如是義者無弘誓鎧。」

善業曰：「無所束帶，菩薩大士為無弘誓。所以者何？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不著不縛不解故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何如為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而云不著不縛不解？」

善業曰：「色如幻人故不著不縛不解，痛、想、行、識為如幻人不著不縛不解，無有之色不著不縛不解，無有之痛、想、行、識不著不縛不解，五陰如是，諸法亦然，是故菩薩所為誓者，無有誓也。」

善業問：「焉知菩薩正升大乘？何謂大乘？何乘發住？孰逮大乘？斯乘何出？」

佛言：「大乘之為乘者，為無量乘，為眾生之無量。所以者何？人種無量，菩薩為之生大悲意，以斯大乘往湊三界聖一切知，乃建大乘，乘無從出。所以者何？有生有出則為二法，若不起不致於諸法不得者，是為無所生、無從出。」

善業曰：「大哉斯乘！為天、人、質諒王、諸世間出世善業乘，與空等弘裕，若虛空苞容眾生無有量數，恆以虛閒濟人無極，而為遍宣故為大乘，不見其反亦不見出。如此乘者，不從始得，不從終得，亦不中得，於三塗等故為大乘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善業，以能行此乘故，謂之菩薩大士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佛請賢者說明度無極而道大乘者，有檀知耶？」

善業白佛：「吾說明度無極得無過乎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，適得其中。」

善業言：「菩薩大士不於始近，不於終近，亦不中近，色無際，道無際，痛、想、行、識、道俱無際，是故菩薩無近、無得、無知、無明，色菩薩不知、不明、不致、不得，痛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，都一切於一切無知、無明、無致、無得，當為何菩薩說明度無極？尚不見菩薩，何用見明度無極？菩薩者，但名耳。猶我無可專著，我者空虛不可審明，我不可明，道何可知？如是諸法無有專著。何等為色？色無生無牢固。何等為痛、想、行、識？識無生無牢固。諸法無生，無有牢固。彼無專固者，不是法不非，了無本主，當為誰說是處？無知亦無異處，可得菩薩行道也。

「如是，世尊，其聞是言不驚不怛、不捨不疲、不有慘悴，如此知行，是菩薩為能惟明度無極。所以者何？行此經時，以如是法孰觀斯道，是時為不近色，不近色者不見滅也。所以者何？於自然色而不起為非色。若色費耗亦非色來，無興衰我者，此為無二事。如謂之色是我，即由是為我色，是為造計。痛、想、行、識如法觀時，為不近識，於自然識而不起為非識。若識費耗亦非識來，亦無興衰我者，此為無二事。如謂之識是我，即由是為我識，彼為造計者也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吾省是語，於義菩薩為無所起。若無起者，何故菩薩行艱難行，為眾生更苦無量？」

善業曰：「吾不樂菩薩艱難行，而大士者無艱難想以行道也。所以者何？行艱難苦想者，不能為無量人民建大利也。是以當為安隱易行之想為眾生建，若母想、父想、昆弟想、姊妹想、子想、女想，當生是想行菩薩道，於一切人為己親想。以是想將導之，見眾生為若己，都一切於身不明是外內為生法想。斯一切為吾子！吾當度此無量苦性不有怒意。若彼形截，心無郁毒，終不為苦想也。如賢者言，菩薩無起，以其無起故為菩薩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云何菩薩而無起者？於道人法，於一切知，一切知、一切知法亦將無起？」

善業曰：「然，於佛法都無所起。」

問曰：「在佛法而無起者，其於凡人及凡人法，亦將無起？」

答曰：「然，於凡人法亦無所起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如是菩薩於道人法，從一切知至凡人法皆無起者，是為不近不起，得一切知耶？」

善業曰：「不起之法，無慾得要也。不起之念，亦非有法可擇取也。有得佛者，我以為諍。」

曰：「是如何當從未生法擇已生法擇乎？生死法至生法至乎？」

答曰：「云何生法不生而不生法生耶？」

鶖鷺子曰：「不生法者，不起法也，樂不起法語耶？樂起語也，如賢者樂，以樂不起之，不要。」

善業曰：「如是當樂不起不要，賢者所樂，吾亦樂說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如善業語，為法都講最不可及。所以者何？在所問如應答，法意不搖，其言皆妙。」

答曰：「是法意也，佛諸弟子所問應答意不搖者，於一切無所倚故也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是為上辯。何謂菩薩諸法無倚？」

答曰：「是明度無極，即為菩薩諸法無倚。」

曰：「不一切乘是經，惟諸法無倚也。」

曰：「悉明度無極故，為諸法無所倚。菩薩於是無方石止處，而以默取諸法之要。如無取焉，是為行諸法而無倚行也。若為菩薩說是奧知，不疑不望而能深解，是謂知行者，已為不休如是念矣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若不休此行，為休是念；若休是念，為不休此；如其念行而不休者，

是謂常行等念等也；已念等行等者，則一切人必常有紹此行而得為開士者，如是眾生亦將不休此念此行。所以者何？人不當廢是念也。」

善業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賢者，勸助為說是致要語。如賢者言，行等念等，則一切人不廢此行。夫眾生自然，念亦自然，當以知此；眾生恢廓，念恢廓，當以知此；眾生之不正覺，而不念正覺亦不正覺，當以知此。——如是行念，吾樂菩薩思惟念此行。」

大明度無極經卷第二

天帝釋問品第二

爾時，帝釋與四萬天子，四天王與二萬天子，梵眾天與萬天子，梵輔天與五千天子，俱皆來會坐。諸天子宿命功德光耀巍巍，持佛神力光明徹照。

釋問善業言：「是諸天子大會欲聽說智度無極，云何開士大士於大明中立乎？」

善業曰：「諸天子，樂聞者聽我說，因持佛力廣說智度。何天子，未求開士道者，今皆當求。已得溝港道者，不可復得開士道。何以故？閉生死道已。正使是輩求者，我代其喜不斷功德法也，悉欲使取經中極尊法，使上至佛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勸樂開士學乃爾乎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我當報恩，終不敢違之。所以然者？往昔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，皆與弟子為諸開士說智度，如來時亦在中學斯經妙行，今自致作佛，用是故當報恩。我作是說法，開士受之我勸樂，勸樂以大道疾令作佛。釋欲所聞者，聽所問矣。」

問曰：「開士云何立智度中乎？」

答曰：「持空法立如是。釋問開士大士，以影弘誓大乘。所至奏五陰，不當於中住；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至於佛，不當於中住；五陰無常，不當於中住；於苦、樂、好、丑、是我所、非我所，不當於中住；溝港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，何以故？七死七生便度去；頻來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，何以故？一死一生便度去；不還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，何以故？於上滅度；應儀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，何以故？應

儀道成已，便盡於滅度中而滅訖；緣一覺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，何以故？不能逮佛道便滅訖，是故不當於中住；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，用無量人故作功德，『我皆當令滅訖，正於佛中住』，佛所作皆究竟已乃滅訖，亦不當於中住。」

鶖鷺子問：「設使開士大士不當於中住五陰、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上至佛，當云何住？」

善業言：「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有住處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何以故？佛無所住，亦不在動搖、不動搖處住，亦不不住，亦無無住，一切無是如如來，不當作是住，不當住不住，亦不當住無住，當住是住，學無所住矣。」

爾時，諸天子心念：「諸鬼神所語悉可了知，今是尊者善業所說經道了不可知。」

善業知其心所念，語諸天子：「是經難了！難了！所以者何？我所道說，所教起，都為空矣！以斯故難聞，聞而難了。」

諸天子心復作是念：「是語當解！當解！」

今尊者善業深入於法身，即告諸天子：「設使欲索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、無上正真道，若於其道中住，皆當學明度，當持守。」

諸天子心復念：「所說乃爾，當復於何處更索經師？」

又告諸天子：「欲知我所說法者，如幻人無所聞，無所行。」

諸天問：「今在是聞法者，是人為非幻乎？」

善業言：「人如幻，幻如人，如求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、正真道者，人如幻，幻如佛道。」

諸天子復問：「乃至佛亦復如幻如人乎？」

曰：「乃至滅度亦如幻如人。」

諸天子言：「滅度亦復如幻如人乎？」

曰：「設使有法過於滅度者，亦復如幻如人矣。」

善業告諸天子：「是幻、是人、泥洹皆空，俱無所有。」

尊者鶖鷺子、滿祝子問：「說明度如是者，誰能持奉行之？」

答曰：「賢者不退轉開士大士能持奉行之，其應儀等無能受持者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說法，為無所說，亦無所處。法已無所處，法已無所囑累，法以是故亦無能受持者。」

釋心念：「尊者善業雨法寶，我寧可化作華以散其上。」便化作甘香華以散佛及善業諸比丘上，華至其膝。

善業即知言：「是華不出於忉利天上，釋所散華出於幻耳。」

釋言：「是華非從樹出，如賢者善業所可說，斯事本寂，自幻樹出矣。」釋言：「是華從幻樹出也，不從樹出者為非是，非是者為非華。」　釋言：「明度甚深微妙。」

答曰：「然。所以者何？無所逮得，亦無所說。」

釋言：「尊者處深微妙明度於法不諍處，無所有於法無所動。」

答曰：「然，法非動法，當作是學。如是學，不學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道，作是學者為學一切智出於諸法，為不生五陰學受身行，不學受余法。」

鶖鷺子問：「如是為不學受一切智乎？不學亡失，不學受他法乎？」

答曰：「然，是為學一切智出於諸法。」

釋聞法，便問鶖鷺子：「當云何於其中求？」

報言：「於善業明度品中求。」

釋問：「善業持何威神恩當學知？」

報言：「持如來威神恩知。釋所問，明度開士大士當云何求？不可從五陰求，不可離之求。何以故？明度非五陰，亦不離之，不起之，為無所著，無出無猗，無猗是明度矣。」

釋言：「大士為大明無邊無底。」

報言：「五陰皆無邊，以是故當知法無邊。人無底，當知法無底。身與作復作用，是故當知之，與大明等無異，無中邊亦無本端，不可限量，一切不可得，以是故明度無邊無底，不可計計為多。」

釋問：「人云何無底？」

善業言：「云何於釋意？何所法中名為人？於法中不見有名為人者。何以故？不見有所從來處。所以者何？人本末皆空，無所有故。設使有來者、有住止者，但名耳。何以故？於名字中學，有所有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善業曰：「用名字無所有故，無作我者，是故人無底。正使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壽如恆沙劫，口說名人人復人，寧有生滅者不？」

釋言：「一切無生滅者。」

善業言：「所以者何？用一切人淨故。無所起，名非名不可得，是故人無底。明度無極名無底，當作是知。」

持品第三

爾時，諸天無央數同時三歎曰：「嗚經乎！嗚經乎！是尊者善業所說道深矣！斯大明弘義，如如來所由出矣！有聞者學之誦之，我敬視之如如來。」

佛告諸天子：「誠然！昔錠光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時有宮，宮中有是經，我時持之，錠光佛授我決言：『若後當為人中持，悉逮佛智作佛，名能如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，三界最尊，安定於法中極明，號曰天中天。」

諸天子白佛言：「少有及者，天中天！有持大明者，為受一切智矣。」

時，佛在眾中央坐，佛告除饉眾、除饉女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：「今是四部為證，愛慾天、梵天、無結愛天皆知。」

佛告釋言：「高士學斯定，持誦其文，眾邪不得其便令橫死也。忉利諸天子求佛道者，未學誦獲其奧者，是輩天子皆往到是學持誦者所，若於空閒避隈處亦不恐不怖也。」

四天王、釋、梵及諸天子等各白佛言：「我當護是學持誦者。」

釋復白佛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是明度學者心無動搖，悉受六度已。」

佛言：「然。善聽我說，上中下言皆善。」

釋言：「受教。」

佛言：「我經中有欲害亂者，起惡意往，未至道亡，後所作終不成。何以故？用是高士學是經故。譬若有藥其名神丹，有蛇索食，道逢蟲物，蛇欲啖，蟲即到神丹藥所，蛇聞藥香即還去。何以故？是藥力所卻。如是是輩高士，其欲害者便自亡還，是明度威神力所壓伏也。」

佛言：「設有亂者，便於彼間自壞不成，四天王皆護入。經如行者，自在所為，所語如甘露，言重成道，瞋恚貢高諸惡不生，四天王護之。所以然者？學明度故。心自生念：『有諍起者不可近，我求索佛道義，不可隨是瞋恚語，使我疾逮好心。』斯高士所作悉見善像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難勝，天中天，乃過諸惡無與等者！」

佛言釋：「是輩人或當過劇難之中終不恐，無能害者。善士當誦惟斯定，正使死至，若怨在中欲共害者，如佛所語，終不橫死；若兵刃向者，不中其身。所以然者？斯定諸佛神咒，咒中之王矣。學是咒者不自念惡，不念人惡，都無惡念，是為人中之雄，自致作佛為護眾生，夫學斯行者疾成佛道。是經書已雖不學誦者，當持其卷，人鬼凶毒不能害矣，宿命重殃唯斯不除。譬如得佛處，若人、若鬼神禽獸從一面入，無能害者。何以故？用得佛處故。其威神護過去、現在、當來索佛道者，皆當於中得佛道，人入其處不恐無畏。明度所止，天、人、鬼、龍皆為作禮，恭敬護視，用經德尊故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若有書持經卷，承事供養天寶、名華、栴檀、珍琦、香繒、蓋幡；若有持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舍利，起塔自歸作禮承事供養，天寶華香具足如上，其福孰多？」

佛言：「我問若隨所樂報，云何是如來一切智成是身出現於世，從何義得？」

對曰：「從明度義得。」

佛言：「不用是身舍利得佛也，乃從一切智生得佛身，我滅度後舍利供養如故。若善人書是經，學持諷誦自歸作禮，承事供養具足如前，則為供養一切智，已從是經中得功德無比。」

復白佛言：「閻浮提人民不供養者，為不知是福尊無比耶？」

佛言：「有幾所人信佛、信經、信比丘僧？」

釋言：「信者少耳，及求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至求佛者復少矣！」

佛言：「無量人行求佛道，至於在不退轉地立者，若一若兩耳。學是法會成佛，當為作禮承事恭敬。何以故？用曉佛法，世少有故。過去如來求佛道者皆從是成，我時亦在中。如來滅度後取捨利起七寶塔，盡形壽自歸作禮承事供養，天寶、華香具悉如前滿四天下，若三千大千國土眾生悉得人道，各作七寶塔，以伎樂樂之，復過是如恆邊沙佛

剎，人人起七寶塔供養劫復劫，都是欲界中諸伎樂、華香、繒蓋皆具如上，所說其福德益多不？」
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不如書持經卷，自歸護之，福多無量。何以故？從中出如來一切智故。」

佛言：「百倍恆邊沙佛剎人皆起七寶塔不在計中，如是千萬億無數倍，不在明度淨定計中。」

爾時，四萬天子與釋俱來大會，諸天子啟釋言：「尊者，當取誦是經。」

佛言：「當學，當持，當誦，釋！若質諒神興兵欲與忉利天戰，其唸誦是經，質諒神眾即去。」

釋言：「大尊咒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然。無輩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十方諸佛，皆起是咒自致作佛，出十戒功德，開士大士從中生。佛未出於世時，開士悉出，說照明四棄、四拔苦、四事空、五通。譬如月盛滿時從空中出照明於星，開士求功德盛滿如是，皆從權德大明中出，當作是知，學持誦是經，為至德悉具足。」

佛言：「其人終不為邪毒、水火、兵刃、王法所橫死。何以故？是明度所擁護。若復有餘事起，若至王所及太子、傍臣所，與之相見轉歡喜言笑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普慈等濟，恕惠群生，潤功德量，用是故見者悉起立。」

爾時，有異道人遙見佛大會，欲壞亂坐眾，疾至佛所。

釋作是念：「當云何盡我壽在佛邊受誦是法？」即從佛聞受誦。

彼異道人遙遠繞天中天一匝，從彼間道徑去。

鶖鷺子念：「是中云何異道人從彼間道徑去？」

心念是佛即知，鶖鷺子、釋念明度，異道人無善意來故。

弊邪念：「佛與四部弟子共坐，愛慾天、梵天、諸天子悉復在中。會無異人，開士大士授決者會，當為人中之將，自致作佛。我當往亂之。」

是弊邪乘一轅之車，駕馬四匹稍至佛所，釋作是念：「弊邪所乘非國王瓶沙，非波斯匿，非釋種，非維耶利，四馬車皆不類之，正是弊邪所作也。邪常晝夜索佛短，亂世人，能常持心究竟明度，邪便道還。」

忉利迦翼天子持天華在空中立便散佛上，四面散而尊嘆曰：「究竟道源，明度之謂也，閻浮提人民乃得聞見。」

復持雜華四散佛上曰：「其有求者守者，終不為邪眾所害也。是輩人民福德弘大，何況乃學持諷誦用是法住！其人前世已得見佛，淨心供養。欲一切知，得一切智寶，當從明度索之。」

佛言：「然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無舉名佈施、重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但舉明度名，何以故，天中天？」

佛言：「明度於度中最尊。云何，阿難，不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者，當緣為六度無極一切智乎？」

阿難言：「唯然，天中天，不行六行，不為六度，誠非大明度無極一切智之明矣！」

佛言：「然，大明最尊。譬如地，種散其中，同時出生，眾生得命。如是，阿難，明度如地，五度如種，從中生成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如來所說善士學持誦明度者，功德未竟。」

佛語釋：「我不說是功德未竟，我自說書持經卷、承事作禮、華香、名寶、雜繒、

蓋幡功德者耳。」

釋白言：「我身護視是人。」

佛語釋：「誦明度者，有若干千天到是師聽經，不解義者欲問所疑，用慈於經中即自曉了，是人作功德悉自見知。若於四部弟子中說經時，其心無所難，若刑戮者終不畏。何以故？明度所護，凶弒者去。」

佛言：「我不見人當明度者，人亦不見明度。明度所壓也，無有輕者，心不恐怖無所畏，父母重之，沙門哀之，諸親賢友愛之，或惡事來，持忠正法為解之。是善士所作功德悉自見心，當作是知。十方無數佛國諸天、人、鬼、龍、質諒神、執樂神、胸臆行神、似人形神，皆至經師所，問訊聽受，作禮致敬，繞畢各去，斯行德使然。四大天王、忉利天、鹽天、兜術天、不驕樂天、化應聲天、梵天、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無量水天、水音天、約淨天、遍淨天、淨明天、守妙天、玄妙天、福德天、德純天、近際天、快見天、無結愛天上諸天子皆往問訊，聽受作禮，繞竟各去。諸無結愛天尚悉來下在諸天中，何況是三千大千國土諸愛慾無色天子耶！彼所處常完堅無嬈者，除宿不請，余不能動，其功德悉受。是時，諸天來當知之。」

釋言：「云何知，天中天？」

佛言：「是善士女歡喜時，知來已，當避去。聞鬼神香，或龍鬼神、蛇軀神來到，聞鬼神香以為曾知已，當避去。當淨身體，用清淨故，鬼神皆大歡喜。小天見大天來，便避去。尊天威神巍巍，其光重明，稍安徐往。尊天入至經所，是善士女則踴躍喜，所止處悉當淨住。是人病終不著身，所止處常安隱，未常有惡夢，夢中但見佛，見塔，聞明度，但見諸弟子，見極過度，見佛坐，見自然經輪，見但欲成佛時，見諸佛得佛，見自然新經輪，見若干開士，見六度種種解說是當作佛，見余佛剎，見佛及尊經無與等者，某方剎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弟子眾，如來在其中說。是輩善士夢如是已安隱，覺身體淨潔且輕，不復思食，身軟美飽。若比丘得定自定，覺心軟不思食，身軟美飽如是。何以故？鬼神不敢近是欲取佛者。

功德品第四

「複次，帝釋，是天下如來舍利滿中施與，有持智度無極書施與，爾取何所？」

釋言：「我取智度。何以故？我不敢不敬舍利，天中天，舍利由斯明度出，天人所尊矣。如我與諸天共座，坐持異床，我未至，諸天子為座作禮繞以去，是座尊故。吾於斯受經，諸天於彼為禮。如是，天中天，明度出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之舍利，一切智從中生身，用是故兩分中取明度。

「正使三千大千國土滿中舍利為一分，明度書為一分，取書。何以故？從中出舍利供養所致。譬如負債人與國王參正，無復問者，亦無所畏。何以故？在王邊有力故也。譬如無價明月珠，有是寶者其德無等，所著處鬼神不得其便，不為所中。若士女持明月珠，所著鬼神即去。若中熱風寒，持明月珠，著身熱風寒皆除去。夜著冥中即明。熱涼寒溫。眾毒向已，持珠示之諸毒即滅。如是，天中天，明月珠尊，若人目痛冥，近之即愈。其德巍巍，在著何所便隨珠色，正使持若干種繒裹珠著水中，水故如珠色，水濁即為清，是珠德無比。」

阿難問釋：「云何獨彼有珠耶？斯土亦有乎？」

釋言：「亦有，不足言。如我所說者，異天下寶輕，不如彼德尊珠十百千萬億倍。若以著篋函中，其明徹出，正使出去處明如故。天中天，一切智德至如來滅度後，是一切智舍利遍佈供養如故，置是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如來舍利，正使如恆邊沙佛剎滿中舍利為一分，是經為一分，我於兩分取是經。」

佛語釋：「過去如來皆從中出自致成佛，甫當來及十方無數佛剎現在諸佛亦從中出，為人中將自致成。」

釋言：「一切眾生心所求，如來從明度悉了知。」
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開士大士晝夜求明度。」

釋言：「惟求大明，不求余度乎？」

佛言：「六度無極皆求。開士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分諸經，不及求明度。譬如是天下種樹，若干色，種種葉，華實各異，其影無異，影影相類。如是，五度從明度出，一切智種種相成無異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影明德尊，其為難等矣！天中天，若有書是經，承事供養華香、繒、蓋幡，若復授與人，其福孰多？」

釋言：「自供養復分與人，其福太多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書經，供養華香、眾寶、名繒、蓋幡；若有書經供養，復分與人，其福無量。經師所處，專說本淨，其福甚多。複次，一天下人皆令持十戒，置是四天下，復置小國、中國、二千、三千大國土，如恆沙佛剎人民皆令持十戒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不如書是經，分與人使書學之，其福倍多。置上十戒，皆令作四棄、四拔苦、四事空及五通皆成得，云何其福寧轉倍多不？」
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不如是書經卷與人，使書若為讀，其福倍多。複次，學解中慧，其福甚多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云何學明度解中慧？」

佛言：「有當來善士，欲得無上正真道、最正覺，樂學明度。惡友教學末知。」

「何等為末知？」

佛言：「來世比丘得經欲學，惡友教之五陰無常，學五陰無常，求作斯學，失大明獲末知。」

佛言：「求者不壞五陰無常視。何以故？本無故。如斯當為景明之學，其福無度。複次，一天下人皆令得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道，皆令成就，又如恆沙佛剎人民皆求無上正真道福，不如得淨定廣說義。所以然者？皆由斯定得一切智、十二經德，皆由斯學成佛。無盡佛出，即生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並發意求佛。獲斯定

者，福最尊矣。若有善願欲疾作佛，以經施之令成大士得斯定者，其福難盡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，極安隱。是開士大士疾近佛，用是故，受其福轉倍多。何以故？其得是法，疾近佛坐。」

善業語釋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當作是解。開士受淨定疾得作佛，所作行當如淨，不得景定不得作佛，在所問。」

變謀明慧品第五

爾時，慈氏開士語善業：「有開士大士代歡喜最尊分德法，雖或佈施、持戒，所守分德法尊無蓋，德被無表。」

善業言：「當從是代歡喜分德之法。何以故？十方無量佛剎，一一剎土不可計數滅度，以是本所起無上正真道最正覺及自致滅度處，其功德極度所致之德，諸弟子所作佈施、持戒守法分德，彼德最尊，過無所著功德都。天中天，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無所罣礙身、度知見身，安隱大慈不可具計，經中所學諸功德都計合積之，代歡喜德福尊無蓋。以斯喜行用求無上正真道，心念言：『持是施與，我作無上正真道』，當作是行，求心已來悉逮得之。」

慈氏語善業：「作是求已來者，不逮得作是施者。」

善業言：「有不施者，當從何得？亦無所守，從何出生？若意悔還為墮四顛倒，所施與無常謂常、苦謂樂、空謂實、無身謂有身。意悔還所信，還持是心求佛，作是施與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
慈氏語善業：「新學士女不當於前解慧也。何以故？其所信樂、所造德本恐亡，還當為不退轉說之，若在善友邊久者解說之，是人不懼者也。如是代歡喜極尊，持是施與作一切智，持是心作是施與代歡喜，是心盡滅、無處、不可見，何心作是施與得無上正真道？何心是心？心無兩對心，無身，當作何施與乎？」

釋言：「恐新學士或怖而亡還，云何作功德施與最尊代歡喜？云何以作施與得無上正真道？」

善業言：「斯土開士大士悉具足供養諸佛，破壞眾惡，以等行如一，降伏邪黨，棄捐重擔，所有福德、罪垢都寂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脫度知見所願已獲。十方無數剎土有滅訖者，所作分德其尊無上。何因開士不悔心想？云何不悔心？無所想，持是施與作上行者，正使是心念自了知之，作是曹想不悔心想。如悔所喜悔，正使心念復了知是心作，是為想悔、心悔、喜悔——正使開士持其心了知作是為想覺，持何等施與持何所心了知作是覺，持何等施與持何所心了知是心諸法何所法——持是施與為等與，不及作是施。

「諸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所有功德，及弟子未得道者，天龍鬼神諸聞經初發心學者，都合積累，代喜最尊矣。持是功德復知是法盡滅，無處亦無法，作是施與無想悔、無心悔、無喜悔，作是眾所不逮，是為無上正真道施與他有分德，不諦明之不作是施與。何故所致無所有？代喜分德亦空，開士作此明之。諸佛所滅度者，持所施與功德使我悉得之如一，作是知所行作無上正真道，是所作不在想，過去所知盡滅想，無處想。作唸得，作是想非施與也，不作是想為施與，當作是學。開士大士權德當於是中索之，未得明度不得入是法中，所持分德中無得作是聽身識。

「是有德之人，有想便著，反欲苦住。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不樂持施與，持施與見虛空。何以故？極大得滅訖。視佛有想者，為礙施是與，大逮不當作是逮如來施與，當諦。何以故？雜毒病故。作是施，譬如美飯雜毒著中，色好甚香無不喜者，不知飯中有毒，愚人食之歡喜飽滿，其食慾消時必危身命矣。夫不知取施之義者，不曉將護兩礙之難，必如毒飯之說也。若高士欲施，當如往古來今諸佛，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度知見所見慧身，及諸弟子於中所作功德，是所佛、緣一覺施與，持是功德都代歡喜施與，以作無上正真道。持是想施與，時悔謂之有用，是故譬若雜毒飯。

「如是，有德之人當作是覺知：過去、當來、現在佛，云何施與？何因成就出無上正真道？隨如來教持是施與，知所作功德生時身相，經所得了知成時，我作是代歡喜，自致佛道無過也。終不離如來法，不雜毒也。當作是施與，如戒、如定、如慧、如解脫、如度知見慧所現身，無慾處，無色處，無空處，亦無往古來今從中來者。譬若無所有，是所施與諸法亦無所有，是為成施，與中無毒也。若作異施，為行反施。唯開士所施是法若佛，皆更知作是施自致作佛，今我施已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業，所作如佛。又三千大國土人皆使念四等心，不如上施其尊無蓋也。複次，三千大國人皆作無上正真道，使如恆沙佛剎人共供養之，震越、衣

服、飲食、床臥、病瘦、醫藥，事事具足如恆沙劫隨恣所樂，云何其福寧多不？」

善業言：「甚多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代喜功德福過其上。」

善業言：「功德如恆沙佛剎不能受也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持明度者是所施與，乃從本來，福出其上。」

爾時，四天王與二萬天子以頭面著佛足，卻白佛言：「弘慈普施，明度德化，巍巍無蓋，乃至於斯乎！何以故？學明度，開士大士所歡樂故。」

忉利天、鹽天、兜術天、不驕樂天、化應聲天諸天子，各以寶樹、名華、雜香以散佛上，繒蓋幢幡，天眾伎樂，歡心貢佛而嘆曰：「極大施與，天中天！大士權德乃作是施，學明度德大士所歡樂。」

梵天、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無量水天、水音天、約淨天、遍淨天、淨明天、守妙天、玄妙天、福德天、德純天、近際天、快見天、無結愛天諸天子，皆以頭面著佛足作是言：「開士學明，三界希有！」

佛告諸天子：「置是三千大國土中人皆作無上正真道者，更復異恆沙佛剎人都共供養，是輩開士大士具隨所喜復過是者，不及代歡喜施與。三世佛，天中天，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度知見身，及諸弟子在中作功德者，都積累合會，雖爾代喜過上。」

善業問言：「從中何得？」

佛言：「求開士道有德人，當知往古來今法無取、無施、無想、無見，從是法中無所出生法、無盡法，心無往來法，我作是代喜施，疾得無上正真道。

「複次，於三世佛所作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明慧，代歡喜無所罣礙，法未來未成亦無所罣礙；十方無數佛剎現在者，諸法不著不縛不脫，以是法作無上正真道，是代喜施無能過者，無能壞之。如恆沙佛剎開士壽劫亦然，使彼人供養爾所開士大

士，具足如彼多劫，如戒、忍辱、精進、棄定法，乃作是佈施，代歡喜德尊出其上無量之計。」

大明度無極經卷第三

地獄品第六

鶖鷺子白佛：「明度道弘普入景慧，天中天。自歸明度無極，天中天。行寂無穢，去冥示明，巍巍至尊無不成就，天中天。無目惑者，授道慧眼，無生無滅，苦者得安，悉入無想明度慧門大士之母，拔生死根大神已足，三合十二轉明度，天中天。開士大士當云何於中立，天中天？」

佛言：「敬明度當如敬佛，於中立，自歸當如自歸佛。」

釋心念：「鶖鷺子比丘何因發是問？」

則報之曰：「是明度護於開士，代歡喜功德施與無上正真道之恩也，若有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皆不若。譬人生墮地盲，若士眾之行無前導者，欲有所至不知行。夫五度如盲者，開士離明度欲入一切智中不知所行，明度將護五度與目與名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云何入明度中守？」

佛言：「觀五陰無從生滅，見五陰無生滅處，明度亦然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作是守者為逮何法？」

曰：「逮無所逮法，無所逮法名曰明度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明度不逮一切知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作是逮者，無所著，無名，無識。」

釋問：「復當云何逮？」

佛言：「如無所逮故能逮。」

釋言：「少有及者，天中天，無如明度！諸法無生無滅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開士作是念者離明度。」

佛言：「明度空無所有，是故不遠不近，不成不壞。」

問曰：「信此，為信何法？」

佛言：「為不信五陰，不信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。」

善業言：「大明度是開士法。」

佛問：「何緣知大明度為開士明度乎？」

對曰：「五陰不大不小，不退不亂。如來一切智有十種力，不強不弱，不退不亂。何以故不退不亂？一切智不廣不狹。天中天，若有是念想，為不求大明，非大明威神，欲度眾生是為著。何以故？人本無，大明度亦無，人不壞明度義，然人所出生乃如來現力如是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若有信是法者，不疑者，其人從何來生？求道以來幾時乃得解中義教？」

佛言：「從他方佛剎來生，已問其義，聞即恭敬，視師如佛，念曰：『吾已見佛矣。』」

善業白言：「明度可得聞見不？」

曰：「不可得見也。」

「開士求佛已來幾何時隨此法？」

佛言：「非一輩學也，各有本行。或前供養若干千佛具持經戒，未時聞斯定棄而不敬，來世佛所聞，當復棄去。」

佛言：「其人自隨身意受愚痴心，自用以斯罪自弊。聞人說明度復止之，止此者為止一切智，為止往古來今將導明眼矣。以斯愚罪斷於經法，輕易應儀，受不信之道，死入無擇獄其歲難算，勤苦毒痛不可具言，天地壞時當適他方大地獄中，展轉三塗劫數無量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其罪等於五逆微喻之耳。」

佛言：「其罪難為譬喻。是明度學誦時，若有心念非如來所說止人學者，自壞復壞，人自飲毒復飲人，是輩人自亡不曉明度，復誤他人，學士無見斯人坐起、言笑、通好、飲食也。何以故？斷是經故。斯人自在冥中，復投人於冥中，其人自飲毒煞身無異也。斷經之愚人信其言，罪苦等矣。誹謗明度，為謗十二部經也。」

鶖鷺子言：「佛未說謗斷經罪入太山，其形類如受身大小，願哀釋之。」

佛言：「無問！聞之必恐中熱沸血，由面七孔憂焦損命，由斬華著於盛日萎枯而喪。愚夫死然也，其身長大醜惡，臭處無不惡見。吾難說，彼毀尊法人處地獄中，所受形類也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願說其罪，令末世人敬奉明法，畏慎不犯謗斷經罪重痛如彼。」

佛言：「以示人大明，後世聞者誹謗得罪，在地獄中苦痛無期，其罪可知矣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人常當護身口意行，夫謗明法乃致斯罪。」

佛言：「痴人於我法中作沙門，誹謗明度，言非止斷者，為止一切智十二部經，為斷三世諸佛道，為斷比丘僧者，受恆沙劫罪。」

善業問：「謗誹斷經者凡用幾事？」

佛告：「斯士女無戒，為邪所中故不樂深經，以斯二事斷明度矣。又用四事：一者、隨惡師言；二者、不以順學；三者、不承開士法；四者、主行謗斷經法，好索人短以自貢高。是為四事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不睹深歸少有信者。」

世尊曰：「然。」

重問：「何緣少信佛？」

佛言：「往古來今五陰不著不縛不脫。所以然者？以其無形，明度義然，故少信者矣。」

清淨品第七

善業白佛言：「少曉明度無極未狎習者。」

佛言：「五陰清淨，道清淨，道清淨五陰亦清淨，適等無異。五陰清淨一切智清淨，一切智清淨五陰亦清淨等無異。今不斷前亦不斷，今不壞前亦不壞，今正等無異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甚深清淨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清淨。」

鶖鷺子言：「極明虛無，無瑕穢，無所有，無不遍，無生欲，無色想，清淨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清淨矣。」

又曰：「五陰清淨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不知，不隨，不想，清淨矣。」

又曰：「一切智明度不增不減。何以故？無所有經護清淨。」

佛言：「清淨矣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意清淨，五陰清淨，五陰清淨意亦清淨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本清淨矣。」

「一切智清淨，道亦清淨。」

佛言：「本清淨矣。」

「五陰無邊，意亦無邊。」

佛言：「本清淨矣。」

「大士明照其源，其故明度本清淨，不在彼，不在此，不在中。」

「本清淨矣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開士有想，便離明度遠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如爾言，有名想便著。」

曰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，是明度！如來安濟群生說是於著。」

鶖鷺子問善業：「何所為著？」

答曰：「念五陰空著，念往古來今皆著。」

釋問善業：「何因著？」

答曰：「心想念施與無上正真道。心無，當何等施？是善人歡樂教人於本空，如是

無過，如佛所教，出於諸著中去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汝為開士大士，本空不著。複次，若有深著想念如來，隨所想便為著。往古來今佛無所著法，代歡喜以施作無上正真道者，法無往古來今，一切不得有施想，無念，無見，無聞，無心，不念心。」

對曰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明度本清淨矣。」

善業言：「自歸明度。」

佛言：「法無作者。無作，無上正真道者。」

善業言：「如佛教，無作者。」

佛言：「不兩法，本無一，本無是，本無無作，是本無者，如是一切疾過著去。」

對曰：「難了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如是無得佛者。」

對曰：「明度不可計也。」

佛言：「然，心不自知心。」

善業言：「無作明度者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無師作者，求明度不五陰求，不空五陰求，為求明度。五陰不滿為非五陰不求，為求明度。」

對曰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，著無著！天中天，著無著，是者為不著。」

佛言：「五陰不著不求為求明度，五陰著為不求明度，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著為不求。何以故？著出一切智中。如是開士著不著，為出為守一切智。」

對曰：「難逮，天中天，甚深所說法！說之不減，不說不增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不減不增。所以然者？如來盡稱譽虛空，亦不增減。譬如幻人，譽毀不能使其有喜戚增減矣。吾經說眾生各學諷誦，經亦不增減。慊苦求明度守者，不懈不恐，不動不轉，隨是教不捨還。何以故？作是守者為守空，諸天人鬼龍皆當為作禮，以其服大慈法鎧與虛空戰，濟眾生之禍，現世景福之故也。」

善業言：「被鎧譽虛空舉三處人至大精進上勇猛。天中天，法如虛空故，索無上正真道，欲得平等最正覺。」

有異比丘心念：「自歸明度者，為無生滅法。」

釋語善業：「作是求，隨是教，何因隨是教？」

善業言：「明度隨是教者，為隨空教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學明度者，當護幾聞？」

善業：「云何釋，見法不？當所護者，隨是教者，眾生不能得其便也。行明度護，為護虛空。云何釋，有力者能護響不？」

曰：「不能也，如響亦無想念。」

為求明度，持佛威神，三千大千諸釋梵、四天王、諸尊天王，一切皆來為佛作禮，繞三匝卻住一面，念千佛號字、形容被服、所出國土皆如釋迦文，其弟子字皆如善業，問明度者皆如釋，其本教授時皆同一處，開士大士皆被大鎧學明度。

佛告善業：「慈氏開士作無上正真平等覺時，亦當於是說明度。」

曰：「云何說五陰？」

「不受說，不空說，不著說，不脫五陰說。」

嘆曰：「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五陰清淨，明度清淨，如空也。」

對曰：「五陰無穢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無穢矣。」

善業言：「學是者不橫死也，諸尊天常隨之。經師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說經時，諸開士常來大會。」

佛言：「是善士汝得功德甚多難計！所以然者？明度無所近，法無所取，經無有、無得、無瑕、無玷、無求、無想，是為求明度，無所觀見法。」

諸天子心大歡喜，同聲而嘆曰：「斯天下乃再見經輪轉！」

佛告善業：「不兩經輪轉，無所從生法，不來不去如是。」

善業言：「永安開士諸法皆無所罣礙，作無上正真道平等正覺。」

佛言：「無經輪轉，無經還。何所為經輪轉？無見經還。何所為經輪轉？無見經，無觀法。何以故？諸經所生，如虛空無轉無去，作是說便為說經。無說經者，無聞者，無證，是說經者為滅度，是說經為無人。」

善業白佛：「如虛空無極，悉明度平觀諸法無不明了。天中天，本空無上，諸法不可逮，無著，無身，無去，無來，無有，無持，無盡，無根，無所從生，無滅，無作，無師，無知，無想，無所罣礙，無適，無壞，無本，如幻無見，如夢無我，清淨無穢，不可見，無處，定不動搖，無念平等，不動法不移，無慾法無異無所生，向無想去垢盡恚恨，無人，人本無，不觀法無所起，不至邊無所止，不腐不敗無不入，諸應儀、緣一覺所不能及，不亂無誤，不可量，無小法，無形，無所生起，無苦，諸法不相侵，無我，

無所著，空諸法無所出，力無能勝者，不可計出計去，無所畏心不懈。如來諸法本無，無師，無為寂寞，明度無極，天中天。」

悉持品第八

帝釋作是念：「今見佛聞明度無極者，過去佛時人也，何況學持諷誦用是教住！其人前世供養若干佛從問事已。是善士為更見過去正真正覺，從是深法聞說時，不疑不恐，不畏不難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是深明度開士大士信受者，視當如不退轉。何以故？本精進故。」

釋語鶖鷺子：「是法甚深，從斯定難乃爾乎！聞其義而不信者，彼求佛道未久，以斯為難矣。自歸明度，為自歸一切智矣。夫一切智者，是明度所照明，當作是住解慧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云何於明度中住解慧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釋若今作是問，持佛威神使若發此問耳。開士求明度，五陰中不住為應行，五陰不究竟，爾故不於中住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是法難見無邊！」

佛言：「五陰甚不住不隨，不入五陰中。」

鶖鷺子言：「有不退轉開士，當於前說之，聞是慧法不厭。」

釋問鶖鷺子：「未授決開士若於前說，將有何異？」

曰：「未受決者聞之或恐退。若大士聞斯義得淨定者，疾近受決，不久或見一佛若兩佛便受決，或自於斯中受決，得無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求佛乃從久來，當作是知。未受決者，當聞見是法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我樂是語，樂人中之安。」

佛言：「樂者當於佛前說之。」

鶖鷺子言：「譬如開士至德，自於夢中升佛座坐，當知斯開士但欲成佛。如是，天中天，是明度若有得者，其功德欲成滿近佛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是語！乃作是樂如佛威神。」

復白佛：「譬若欲行萬里若二萬里，到大深澤中，遙見牧牛羊者境界居舍叢樹，心中作是念想『郡縣聚落將欲見之』，稍稍前行，但欲近郡縣，不復畏盜賊。如是，天中天，開士大士得是法，今近受決不久，不復恐墮應儀、緣一覺道中。何以故？上正想見已。欲見大海者便稍稍往，想見其山林，明慮諦見海尚遠，即不想見矣。若但欲至，無復山樹之想矣。得此法者雖不見佛從受決，今作佛不久。譬若春時，樹葉稍欲生出，當知此不久華葉若實當成熟。何以故？上想見葉華實當知成熟，斯士有眼者大歡喜，用見葉華實故，當知成熟。如是開士大士上想受決，不久今受決，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鶖鷺子，持佛威神使若說明度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悉豫了署開士大士作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。」
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開士大士晝夜愍傷群生，欲使其安，自致無上正真道成作佛時，悉為說經。」

善業言：「云何求得成就作佛？」

佛言：「經中作是觀，五陰不過為求明度，不觀見法為求明度。」

對曰：「不可計，天中天所說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五陰不可計，不可求。」

對曰：「誰當信是者，從是求開士大士？」

佛言：「何所為求？正使求者但為名耳，是中開士大士明度，力、四事、佛法、一切智無所近。何以故？力不可計，四事、佛法、一切智皆不可計，五陰諸法亦然也。正使作是求，為無所求，為求明度。正使作是求，但為名耳。」

善業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斯乃寶將中王與虛空戰，勇德難勝，令佛行業傳之無窮。」

佛言：「然　　故開士欲疾書是經至死。何以故？於寶中多有斷起。」

善業言：「弊邪存想欲使經斷。」

佛言：「邪慾斷經，會不能勝。」

鶖鷺子問：「持誰恩不能中斷？」

佛言：「十方現在諸佛威神，悉共擁護是開士大士。佛所授定，邪不能斷也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是明度若唸誦持學書者，諸佛威神皆共擁護之。」

佛言：「我眼視是學持誦者，最後書持卷者，當知是輩如來眼所見。是至德受持是經者，疾近佛座得大功德。如來去後，是法當在釋氏國，彼賢學已轉至會多尼國，在中學已復到郁單越國，在中學已卻後我經但欲斷時，我斯知已　　時，持是明度最後有書者，佛悉豫見其人已，佛所稱譽也。」

鶖鷺子問佛：「郁單越國當有幾開士大士學斯定？」

佛言：「少耳。是經說時，聞不恐不難，為疾近如來。其人前世聞如來已學，開士至德，持戒完具，多所度脫。是輩索佛道者，我知是高士近一切智。其所生處，志尚所歸當學斯義，欲求無上正真道。是人行尊，邪終不能動使舍佛志也。聞明度已，得極歡樂尊，得大乘德，逮近無上正真道。雖不見我，後世得是法，為面見佛。佛說斯語如矣，儻有求道者，當共教勸令學佛道，我悉代歡喜。有作是教者，心復心轉轉相明，自在願生何方佛剎。所生異方，面見佛說經時，當復於後教人求佛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云何乃有是？如來往古來今斯高士何法不知？何求不得？云何乃有是決？甫當求佛者，是輩為精進逮入六度中學。」

佛言：「是輩人有求經不求者，會值經法。願不離經，索無止時，不索自得六度。」

鶖鷺子問：「有睹斯明度定，眾經由之出乎？」

佛言：「有解明度者，諸經出之。所以然者？是佛教法，當教一切人勸令取佛，亦復自學斯經深義。彼諸高士所生逢佛，獲六度無極矣。」

覺邪品第九

善業問佛：「高士種類欲學，當何以覺其難？」

天尊曰：「欲學明度無極心不喜者，當覺邪為心妄：疾起者心欲學，卒斗亂起；若書是經，雷震畏怖；開士轉相調戲，左右顧視；書是經邪念，不著經從座起去，自念『我不受決法，不在明度中』，便亂心起，內不得靜；自念『我鄉土、郡國、縣邑不聞是經』，意悔捨去。其人卻後若干劫，聞余道經喜，不能任明度而隨異經，便墮應儀、緣一覺道中，是為枝葉。譬若男子得像觀其腳，云何黠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求開士道，棄明度去，及修學余經，得應儀、緣一覺道，曰黠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
天尊曰：「譬若欲見大海而睹陂水，曰斯巨海矣，黠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天尊曰：「開士棄深明度取餘經，墮應儀、緣一覺道中，有智無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
天尊曰：「譬若作絕妙殿舍，匠師意欲齊日月宮殿，於善業意，能作不？」

對曰：「終不能也。」

「斯匠黠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
天尊曰：「求開士道聞明度已，復棄去，學應儀、緣一覺道法，欲於中求佛，是人黠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譬若欲見飛行皇帝，反見小王形容被服，諦熟觀之曰『斯但是飛行皇帝也』，是人黠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甫當來開士得深法已，復棄去，入應儀法中欲求佛，云何有智無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譬若大飢，得百味飯不食也，欲得六十味飯；商人得無價明月珠，持水精涂明月珠，欲令合同，是人黠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
佛言：「甫當來開士得明度經，反比應儀道，棄去，入應儀法中欲得作佛。

「複次，當書時，邪使財利從他方來，聞利便棄法，往不能書成也，當覺邪為。書是經時，莫言我書，莫作是語也，當從經中聞決，作是言者，邪得其便矣，不爾者邪界

空。書時意或著世兵賊、斗亂、親屬、財利、飯食、病瘦、醫藥，念父母兄弟及眾余念，開士當明覺斯為邪使。

「複次，我有名深經，邪從次讀之，便行亂學明度者意，令釋本崇末，便不得變謀明慧。」

佛言：「開士大士欲說變謀明慧，從明度索之而今逮得，復棄去，於應儀道中索變謀明慧，是開士黠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受經人欲聞法，師便不安；正使安欲與明度，受經人捨去；師徒不和，書不成也；學人來受，師欲至他方，兩不和矣；或念在衣食財利，受經人亦無用施本，不得明度，如是當覺邪為。受經人正使無所愛惜不逆師，師有斯經，弟子問事，師不肯解之，受經人齎恨退；或時師欲說，受者不悅也；師若身疲不能起說經，學士志銳而不得學者，當覺邪為。

「複次，是法說時、書時，儻有來者說地獄、餓鬼、禽獸大勤苦，當早斷之作應儀，無荷重患矣；若復於眾譽天上樂，云於彼五所欲自恣所存，亦可一心念空，然雖獲所念，會當別離，受彼眾苦，不如於斯索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道，莫與壞敗虛空從事。

「複次，師尊貴心自念：『有敬歸我者，我與明度，不者則止。』學人自歸不避劇難，師不肯授，欲到四劇怖中，又告之曰：『谷貴之處，虎狼賊中，五空澤間，我樂往彼　　諦思議，能隨我行，忍此勤苦，不得後悔。』弟子憂曰：『師具解奧不肯相授，吾奈之何乎！」師徒志乖，明度書學誦經經行之時，弟子慍厭，不復受學，稍舍就俗，令經法義擁，當覺邪為。

「複次，師健，乞丐多方便，欲懈惰去，便諂語學者：『我當到某處有所問訊。』如是不知，當學誦經行時遇此，當覺邪為。

「複次，弊邪常索其便，如斯之惱無得受深法者。」

善業問：「何因如茲？」

佛言：「弊邪主行誹謗明度言：『我有深經，其義玄妙，余皆非法也。』是故，新學開士心疑恐非，明度無極終始不學。邪事一起時，有開士深守禪行，便得溝港道，是為證。」

照明十方品第十

善業白佛言：「佛說明度無極照明於世，何謂照明？」

天尊曰：「如來持五陰示於世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視現？壞五陰現世邪？不壞現世乎？」

天尊曰：「五陰本無壞不壞。何以故？空想願無壞不壞。無所生無壞，無所識無壞不壞，五陰本。空想願無所生，無所識。明度示現於世，無量人心如來得明度悉知其源。何等為知其源？人本心，本心本人本等無異，如是明度出如來示現於世。

「複次，善業，疾心如來從明度悉知。何等為疾心？亂心即知。經本出入於心中，本無入經亦無出經，心故為經本，經故為心本，本經不疾不亂即知。何等為疾心即知？隨其疾盡，盡為無所有，為心如無所有，不疾亂，是為疾心即知。如是明度出如來示現於世，愛慾心本即知，瞋恚心本即知，愚痴心本即知。何等愛慾、瞋恚、愚痴心本即知？愛慾心本非愛慾心，瞋恚心本非瞋恚心，愚痴心本非愚痴心。何以故？心本不現無想，無想是無愛慾、瞋恚、愚痴，是為本無。如本經無本，如是明度出如來，愛慾、瞋恚、愚痴心斷即知。何等心斷即知？心斷非愛慾也，非瞋恚也，非愚痴也。何以故？愛慾心斷本，瞋恚心斷本，愚痴心斷本，皆無所從出，無有本，無所從生。諸法無所從出，無愛慾愛慾斷，無瞋恚瞋恚斷，無愚痴愚痴斷，不可得見。如是明度出如來示現世間，為有德為人故，曠大心即知，無大小，無益心，無去心。何以故？心本斷如是出如來，用有德用人故，無邊幅心即知，是心不去、不來、不住。何以故？本空無所出，本無不來、不去、不住，如是不可量心即知，不增心身中心知如虛空不可計，如是心知，明度出如來，不可計人未見心即知。何以故？無想，一切見經諸法如心等心，如諸法想非諸法，諸法非心想。何等想非諸法？何等非想心？諸法無想心，亦無想不見，如是明度出如來，欲得是致是，用有德用人故。何等欲得是致是？一切欲得致，在五陰中住，欲得從是便致是。

「善業，如來云何欲得是因致是？從死致死是為色，從死致不死是為色，從不死致不死是為色，不有死不無死是為色，五陰如是。有世無我是為色，無世有我是為色，有世有我、無世無我是為色，不有世不有我、不無世不無我是為色，如是得世本源、得我本源是為色，不得世本源、不得我本源是為色，有本源、無本源是為色，不有本源、不無本源是為色，是命是身是為色，非命非身是為色，五陰亦爾。是為欲得是因致是，從我身起如來用。人所著所縛所故，即知為知過去。如來知時知今，如來知時知何等？知色知如本無，五陰亦爾。如來五陰何等為知？如本無，五陰本無，如來本無，作是見本無，五陰本無，世本無，諸法亦本無，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本無，如來亦本無，一本無無異、無所往、無所止、無想、無盡。如是本無，無異如來，從明度中出悉知之，是故名佛矣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誰當信是者？獨得應儀及不退轉乃信耳。」

佛言：「本無無盡時，如來所說無極。」

釋與萬天子俱，梵眾天與二萬天子俱，到至佛所，頭面著佛足卻住一面。

愛慾天子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，所說法甚深，云何其想？」

佛告諸天子：「虛空著無相、無願、無所住，如虛空無所罣礙，諸天龍鬼神不能動也。何以故？是想無作者，五陰不能作想，人非人所不能作。」

佛告諸天子：「若言有作虛空者，寧信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信也，天中天，無作虛空者。何以故？虛空無色。」

天尊曰：「是想常住，有佛無佛是想住如故，如來悉知。」

是諸天子白佛言：「是想甚深，如來悉知無所罣礙。明度是如來自在道，是佛所居處也。」

佛告善業：「如來恭敬於經承事自歸。何謂是經？明度是經，如來從是得無上正真

道。用是故，我恭敬經，當報經恩。諸法無作悉知無持來，是為報經恩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諸法不知不見，何等為明度出如來示現於世？」

天尊曰：「諸法無所住，如是悉知見出如來示現於世；五陰不見，作是示現於世。何等不見者？五陰無因緣不見，不見是為明度出如來示現於世。如虛空示現於世，示現於世難得清淨，是為示現於世。」

不可計品第十一

善業白佛言：「極大究竟，明度無極無量無與等者！」

佛言：「然。如來無師一切智，是故明度不可稱量，安隱究竟無與等者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，如來無師一切智無量無邊？」

佛言：「五陰不可計量，諸法亦爾。五陰無量，諸法邊幅無獲其際者，用何等故五陰諸法亦盡處？云何，善業，虛空可計盡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可盡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諸法亦然，用是故如來法諸法無邊量。用法無量故，發心起學無量明度，如是本無心心念。譬若虛空無心無念，有心有念因隨作是說不可稱計。」

時，五百比丘、二十比丘尼得應儀，六十清信士、清信女皆得溝港，二十開士逮得無所從生法樂，皆當於是賢劫中受決。對曰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，明度極大安隱究竟！」

佛言：「如爾云矣出一切智，諸開士、緣一覺道悉從中出。譬若轉輪聖王，一切國土皆為臣隸，王無所憂，佛法、緣一覺法、應儀法皆從中出立。五陰不受不入，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、一切智道不受不入。」

善業問：「何等一切智不受不入？」

佛言：「云何若見應儀等所入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見也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亦不見如來所入處。如我無所入，一切智亦無所入。」

愛慾天子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，明度難了也！正使三千國土人民過去佛時所作功德，一切皆信已具足過一劫，方是深明度中樂一日念，不可量深出彼德有餘。」

佛告諸天子：「正使復有賢人，聞是深法已得證，疾使彼輩所信樂過一劫，其功德不及是也。」

諸天子聞是，頭面著佛足，繞已稍稍卻遠，俱不復現，各自還去。

善業白佛：「若有開士大士信是明度者，從何所來生？」

佛言：「譬如新生犢子不離母，如是開士大士聞明度已，終不離經師，為從人道中來生。」

善業白言：「若有逮是功德，有從他方佛剎來生者無？」

佛言：「有他方佛剎供養已，從彼來生。於兜術天上，從慈氏開士問慧，今欲求是法不懈，持是功德復逮得是經。若有前世時聞，不問中慧，今生聞是經，於中有疑厭不信樂，其人前世不從師問中事。

「複次，開士大士前世時聞是，問其中慧，若一日、二日、三日至五日，持是功德，今復逮得是經便信樂之。若有欲樂聞時，用是亂故其心數轉，如秤乍低乍仰，從新學來，如是少信樂，當墮兩處——應儀、緣一覺道中。」

譬喻品第十二

佛告善業：「譬若大海中，船卒壞，其船中人不取板檣，不能得渡必於水死；若得

板若檣，有健者乘騎便不死，當知順隨海水出也。開士大士有信樂，有定行，有精進，欲得無上正真道而不得明度，變謀明慧不得學，當中道得應儀、緣一覺道。其有信樂、定行、精進，欲逮無上正真道，得學明度權慧者，終不中道懈，過出應儀、緣一覺去，正在無上正真道中立。

「譬若士女持壞瓶取水，知不久必壞，所以然者？未成故。學不逮此深法，終不能逮一切智，便中道厭卻墮二道中。譬若持瓦瓶行擔水，安隱歸至。何以故？已成故。學得深法，知終不中道息恣心止無上正真道。

「譬若大海中，船不慎護，以財物著中，至於道壞，財物離散，亡其重寶。如是開士大士正使至意學，不得深法，當知中道厭便亡名寶，中道懈怠墮二道中。譬若有人施張大海中，故船補治，持財物著中有所至，不中道壞必到其處。如是開士大士有信樂、定行、精進學，又得深法，終不中懈止，上無上正真道中立，終不墮兩道，正向佛門。

「譬如人年老而身病，云何是人能從床自起不？」

善業言：「不能，天中天。或時起，無力不能自致。正使病癒能自起，會不能行步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開士大士具如上所行學，不得深法而欲逮無上正真道，終不至佛，當中道懈墮二道中。

「譬如老病人除愈欲起行，有健人來扶持之告曰：『無恐，我自相送。』終不中道相棄，送著所樂處。如是具有上行開士，學得此深明度無極變謀明慧，當知終不中道懈，必能究竟，於中得無上正真道。」

大明度無極經卷第四

分別品第十三

善業白佛言：「云何阿閦浮開士學明度無極？」

佛言：「當與善友從事，以善意隨明度教。」

「何等為隨教所？」

「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當施與作無上正真道，莫著五陰。何以故？明度一切智無所著，莫得樂於應儀、緣一覺道。如是，善業，阿閣浮開士稍入明度中。」

善業言：「開士慊苦，天中天，欲索無上正真道者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慊苦安靜於世，為十方護，為自歸，為舍，為度，為台，為導。何等為護？生死勤苦悉護教度脫，是為護。生老病死悉度之，是為自歸。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得如來為說經，無所著，是為舍。」

又問：「何等為無所著？」

佛言：「五陰不著不縛，是五陰無所從生，無所從滅，是為開士得佛時為世間舍。何等開士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為世間度？度五陰非五陰，五陰為度，度為諸法。」

善業言：「如佛說，度為諸法諸法得最正覺。何以故？無所著故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無所著，開士慊苦，唸法不懈，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因說經，如是為度世間。何等為世間台？譬如水中台，其水兩辟行，如是五陰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斷，五陰斷者，諸法學亦斷，諸法斷者是為定，為甘露、為泥洹，開士唸法，如是便為說法，如是得無上正真道時為世間台。何等為導？如是具得如上說，五陰諸法空，無來源、無去跡如虛空，無異無想，無處無識，無所從生，如夢如幻，無邊無異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誰當了是者？」

佛言：「求佛以來久遠乃信之耳，過去佛時於彼所作功德，如是人者乃明之矣。」

又問：「何謂求佛已來久遠？」

佛言：「去離於五陰已來不復有之，乃明是深法，如是開士為導無量人。」

善業言：「是為人中之導。」

佛言：「然。開士得如上所行，為無量人之導。是為大盟誓，為無量之人誓。不縛於五陰，不終於應儀、緣一覺者，不於一切智，不縛於諸法，是故為盟誓。」

善業言：「開士求深明度，不愛三處——應儀、緣一覺至佛。甚深，天中天，不有守者，不無守者！從明度中，為無所出法，為定守，為不守諸法，為守無所有，為守無極，為守無所著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在明度中者，當如是不退轉。開士於明度中無所適著，終不隨凡夫語，不信余道，不恐不畏，不懈怠。當作是知。其人於過去佛已受斯明度也。」

復白佛言：「開士不恐不畏，不懈怠，何緣當念明度中觀視？」

佛言：「心向一切智是為觀。」

「何謂心向一切智？」

佛言：「心向如空，是為觀視。不視不可計，一切智如不可計。是為非五陰，不入，不得，不知，不有知，不無知，無所生，無所敗，無作者，無來源，無去跡，無所見，無所在，如是不可限虛空，不可計一切智亦然。無作佛，無得佛者，無從五陰中得佛者，亦不從六度得佛。」

愛慾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，難曉難知！」

佛語諸天子：「如是，如來視如是安隱甚深，是知悉知不退轉無上最正覺亦無最正覺。」

諸天子白佛言：「希有信是經者！愍念世間故說之，世人所欲皆著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。」

本無品第十四

善業白佛言：「諸法隨次無所著，無想如虛空，是經無所從生，諸法索之無所得。」

愛慾天子、梵天子言：「善業所為如如來教，但說虛空慧。」

善業言：「如來是隨如來教。何謂隨教？如法無所從生為隨教，是為本無，無來源亦無去跡，諸法本無。如來亦本無無異，隨本無是為隨如來本無，如來本無立為隨如來教，與諸法不異無異。本無，無作者，一切皆本無，亦復無本無等無異，於真法中本無，諸法本無，無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如來亦爾，是為真本無。開士得本無如來名，地為六震，是為如來說本無，是為弟子善業隨如來教。複次，五陰、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不受，是為隨教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本無甚深，天中天！」

當說本無時，二百比丘得應儀，五百比丘尼得溝港道，五百諸天人民皆得無所從生法樂於中立，六十開士新學得應儀道。

佛語鶖鷺子：「是六十人過世時，各供養五百佛，皆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不知定，雖空不得明度變謀明慧之護，今皆墮應儀道中。開士有道德，空、無色、無願，不得明度變謀明慧，便中墮彼兩道。譬有大鳥，其身二萬里，無翅從天上自投中，欲還寧能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能。」

「至地欲令身不痛，寧能不痛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能，或悶或死。」

「何以故？其身大而無翅。正使開士如恆沙劫，作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，求色定不入空，不入明度，不得變謀明慧，心大起索佛道，一切欲作佛，便中道得應儀、緣一覺。若於佛所具如上行，又聞佛一切智者，念求如色，是為不持如來戒定慧，不知一切智，但聞聲心想如聞耳，便從是作無上平等最正覺會不能得。心想如聞耳，便從見作

無上平等最正覺會不能得，便中道墮彼。何以故？不得深法故。」

鶖鷺子白佛言：「如佛所說，念中慧開士離深法，便得應儀、緣一覺。若真欲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，當學明度變謀明慧。」

愛慾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「難曉明度無上正真道！」

善業言：「難了，天中天！如我念是慧者，無上正真道易得耳。何以故？無有當何從得佛。何以故？諸法皆空，索法不可得。當作佛者，索法無所得，是求佛易得耳。」

鶖鷺子言：「如所說者難得。何以故？空不念當作佛，是法如虛空。設易得者，何以恆沙開士皆逮？」

報言：「云何用五陰逮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離五陰逮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云何？」

鶖鷺子曰：「五陰本無，寧逮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離之有法逮者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云何是本無使逮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離之有法使逮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是法不得，何所法使逮者？」

鶖鷺子曰：「如子所說，大士、善逝都無逮者。佛說三有德之人求應儀、緣一覺至佛道，於三不計三，為求一道，如善業所說。」

滿祝子語鶖鷺子：「善業說一道當問。」

鶖鷺子言：「說一道我用是故問。」

答曰：「云何於本無中見三道耶？」

曰：「不見也。何以故？從本無中不可得三事。」

善業言：「本無一事得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於本無中得一道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」

善業言：「設是諦不可得者，何故復說應儀、緣一覺、佛？如所說道，本無無異，聞本無心不懈怠，是必得最正覺。」

佛言：「如爾無異，持佛威神，使若說本無等無異。」

鶖鷺子問：「何等為覺？」

佛言：「無上正真道即是也。」

善業問佛：「何等為成就於開士？」

佛言：「一切人皆等視，慈心加哀不得瞋恚，作是語當作是學。」

不退轉品第十五

善業問佛：「不退轉開士大士，當何以比觀其行相如是？」

佛言：「如逮得禪者不動不搖，如應儀地，如緣一覺地，如佛地，如本無終不動；佛說本無，聞者不言非，虛空本無，本無是所有無，無本如本亦不言非如；聞已，若轉於余處聞終不疑，不言是非如本無立；其所言誠而重，不說不軌，凡夫逆道之作不觀視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是不退轉大士。

「複次，不形相沙門、梵志面貌，是別之諦知諦見，終不祠拜華香施天，亦不教他人，為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知之不生惡處，不作婦人身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

「又不退轉大士持戒，身自不殺，教人不殺；身自不盜，教人不盜；身自不淫，教人不淫；身自不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、嫉妒、恚痴，是十戒皆自持，復教彼守行，夢中自護十戒，面見如是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

「又學諸法，用是心學是法，令群生安隱為說經，持是經授令分德，願群生令得斯淨定以明自立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

「又大士深法說時終不疑，不言不信亦不恐怖，所信軟美，少睡臥，行步出入不亂心，徐行安諦擇地而行，被服衣中常清淨，無蚤蝨塵垢亦無憂，身中無八十種蟲。所以然者？開士大士六度功德過於賢聖，稍欲成滿，身心淨潔，悉受高志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，開士大士心潔淨？」

佛言：「所作功德轉增稍上，心無所礙，功德悉逮，是心淨潔過應儀、緣一覺上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

「又有來供遺者不起喜，一切無慳，於深經說未常有厭，深入智中；若余處欲聞經者，持是明度為說之；其有餘道所不正者，持明度為正之；經中所出法悉持，無常之事以語之，諸世間經書所不能解者，持是明度為解之，用是相行具足。

「是故弊邪稍稍來到其所，便於邊化作八大地獄，中有諸開士，便指言：『斯人皆從前佛受決為不退不轉，今皆墮地獄中。佛為授若地獄耳。若當疾悔之，言我非不退轉。設若言爾者，不復入地獄中，當生天上。』」

佛言：「設是心不動者，知是不退轉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「邪復化作師被服，往至其所：『若前從我聞所受，悉棄之皆不可用。若疾悔之隨我言者，我日來問訊，不用我言終不復來。莫復說此事，我不欲聞，前說皆外事耳，更受我言是佛所說也。』」

佛言：「聞是設令動轉者，當知其人不從過去佛受決，未升大士舉中在不退轉地。

「設令不動轉，念是經虛空所致，作是思惟不信邪言。譬如比丘得應儀不受邪言，眼見經證，是為空所致終不可動。如應儀、緣一覺所唸法終不復還，是大士向佛亦然矣，正在不退轉地立，是為極度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「弊邪復往到其所，更作異人言：『若所求者為求苦耳，非求佛法也。若負斯難用之為求，若在惡道歷世彌久，適得為人不嘗思惟自患厭耶？當於何所更索是軀？如何不早取應儀，用佛為求乎？』」

佛言：「設不轉者，邪復捨去，更作方便化作若干開士在其邊立，復往指言：『若見是開士，皆供養如恆沙佛衣食、臥具、醫藥，具足受法問慧，當所行所求悉學，如法住，如法求，皆入中作斯學行，尚不得佛，汝緣得乎？』」

佛言：「設是不動者，邪去不遠化作比丘輩言：『是應儀過世時，皆求開士道，取應儀已，若何從得佛？』」
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開士大士作是行，從他處聞，心不轉不異，於是中復覺知邪為。

「佛所語無異，求大明植志，若茲者設不得佛，佛語為謬。佛語不欺，當作是學，當作是求，諦護是教，心不動轉，從中覺邪，用是相行具足知是不退轉矣。

「又邪嬈言：『佛如虛空，是經行無邊不可得極。何以故？是經義可知，觀其所趣皆虛空矣。為中勤苦，不當覺知邪事，邪作是經耳，云何欲得佛？是非佛所說。』」

佛言：「夫賢士女視明慮長，諦議自議，妖邪多巧以逆為順，怪來不傾牢如須彌，用是相行具足知是不退轉也。

「作一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是定隨是四禪，不錄禪是所禪，作是定用入欲中故，不退轉開士大士不隨定教，淨過定上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「又有共稱其名德者不以喜，心不動亂，常正心。設在家不有重淫，若時有欲，如過大空澤中飲食時，恐怖畏盜賊欲疾去，自念：『我何時當出是空澤中？』念：『婦人惡露不淨，非我淨法。』當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念使十方人安隱故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其福具足，得明度威神力，使作是念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「又和夷洹翼從防衛，余鬼神不敢附，不失心志，不妄起心；身無瘡厲，六情雅具，聖雄而不自顯；不誘他婦女，若符咒藥不行之，亦不教人淫泆穢行；不以歷口，非法惡念無由生哉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「複次，善業，將以何行名為不退轉？不退轉者，不與無道主、佞嬖臣、賊盜偷寇軍謀殘生，非法士女、蠱道淫劾、錢穀屠酒祀、繒彩香熏、倡優調戲、入海投難求榮采利，如斯之徒終始不友。開士從事不離一切智，常譽賢者以為談首，遠愚近聖尊戴三寶

故誓曰，不退轉開士常願生異方佛剎，願高誓重必獲往生，用是故，常見佛得供養。如是願從欲處、色處、空處，從彼來生中國於開士家、大明卿、八正，談於義典，逆事不豫，遠邊地無佛處，性淨真不犯法，如是相行具足知為不退轉。

「不退轉開士不言，我是不疑我非不中疑。譬如得溝港道於其地終不疑，邪事適起即覺知，寧殞命而不徊心。自於其地終不疑不懈，無應儀、緣一覺心，心不唸佛難得，安住其地，心大表遠，勇而無勝。何以故？如是住無能過者。用是故，邪愁毒便化作佛身，往謂之曰：『若於是可取應儀證，若未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決。何以故？若不得是

相行，何因得乎？』知非佛也，是邪耳，如佛所說思惟視之，是邪所為欲使我轉。」

佛言：「設不動者，知已於過去佛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決。

「其悉知法行忠正者，代不惜身命一切法，悉受往古來今諸佛明法，悉護持之。用是故，不惜身命，未常懈無厭時，如來及諸弟子說經時不疑言非。何以故？逮得無所從生法樂，於中立持是功德，悉具足知是不退轉開士大士。」

恆竭清信女品第十六

善業白佛言：「不退轉開士從大功德起，當為說明度令入深法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若內開士使入深法，何等為深空？為深無想、無願、無識、無生滅，泥洹是為限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泥洹是限，非是諸法。」

佛言：「諸法甚深，色、痛癢、思想、生死、識甚深。何等為五陰甚深？如本無，爾故甚深。」

善業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安稍去色便為泥洹。」

佛言：「是與明度相應，當作是住，如明度學。」

「開士隨是行思惟念一日，如中教，卻幾劫生死？」

佛言：「譬如淫士寶彼女色，與之期會，女不自由，洟夫寧有盛想不？」

善業言：「士以色故，想彼面會，展其愚情。」

佛言：「一日之中有幾意念？」
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如彼人念一日心轉多，開士如是欲學淨行，一日為卻惡於罪甚多。若離明度，正使佈施如恆沙劫不如也。又使壽如恆沙劫等，並前行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至佛，不得明度，行不如中教，皆不如此行。如中教開士，又復壽如前，佈施、持戒具足，若求明度念起說經，其德出彼上。以經佈施作無上正真道，自深入教，其德轉高。自深入者，為明度所護未常離時，其德甚多。」

善業問佛：「所識有著者，天中天，此二何功德為多者？」

佛言：「開士所識，若求明度，樂於無所有，樂盡，樂無常念，是為不離明度，其德不可計稱數。」

善業問佛：「不可計復言稱數，將有何異乎？」

佛言：「稱數者，其數無盡；不可計者，謂無邊量也；爾故為不可計稱數。」

善業言：「佛說不可計，五陰亦然。」

佛言：「若所問者有所因，使五陰不可計量。」

善業問佛：「何等為無量？」

佛言：「於空中計之，是法不可計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，善業，我不常言諸法空？」

對曰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，如來所說悉空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諸法悉空不可盡計，經慧無有，各為異流，如來但分別說耳，不可儘量。是空，是相，是願，是識，是滅度，隨所喜說，作是說示現教化，如來如是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經本空耳，云何復於空中說經？是經不可逮，如我了佛諸法不可逮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諸法不可逮計，法空耳。」

「如佛所說本不可逮，願解不可逮慧有增有減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善業言：「不可逮慧不增不減，六度等然。若其不增，何因開士近無上正真道得為正覺？設不減者，開士求守明度變謀明慧，不念佈施增之與減，不作是念，是但名佈施度無極耳，所施與念持是功德與作無上正真道，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皆如是。開士求明度守之，得變謀明慧，不作是念，增減皆但名耳，念發心如無上正真道，我作是施與。何謂無上正真道？」

佛言：「本無是也。本無不增不減，常隨是念，不離為近矣。」

善業問言：「開士以初意近無上正真道耶？以後來意近乎？斯兩意無對，何等功德出生長大之者？」

佛言：「譬如燈灶燃，用初出明燒灶乎？後來明耶？」

善業言：「非初明亦不離初明，非後明亦不離後明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不用初意得無上正真道，亦不離初意，非後意亦不離後意得，是為得正覺。云何心前滅後復生乎？」

善業言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
「云何心初生可滅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可云當所滅者。」

「寧可使不滅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可。」

佛言：「寧可住本無乎？」

對曰：「欲住本無，當如本無住。」

佛言：「設令在本無中住，寧可使久堅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，本無甚深。」

曰：「本無寧有心也。」曰：「離本無，寧有心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
曰：「見本無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見。」

「作是求，為深求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，作是求無所求。何以故？是法了不可得見。」

佛言：「開士大士求明度，為求何等？」

對曰：「為求空，求空為求，何等為求無相？」

曰：「為去相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云何相不去？」

善業言：「開士不作是求妄想，天中天。何以故？開士求想盡滅者，即可得應儀。

開士變謀明慧不滅相得證，向無相隨是教矣。」

鶖鷺子謂善業：「有三事向定守定門，空、不願、無相是為三，有益於明度，不但晝益，夜於夢中亦復益。何以故？晝日夜夢中，佛說等無異。」

善業語鶖鷺子：「若開士晝日有益，夜於夢中亦有益。」

又問：「夢中所作寧有所得不？如經等之。」

善業曰：「夢中作善者喜為益，惡者慍戚為減。」

「設於夢中殺人，覺已喜歡快之云何？」

善業言：「心不苦爾皆有所緣，若見聞、若念為因緣，是故知耳。從是中令人心有所著，或無所著是為不妄，爾皆有所緣。」

鶖鷺子言：「所作為空耳，何因心有所緣？」

善業言：「心想因緣四因緣興矣。」

鶖鷺子言：「開士夢中佈施，持是施與作無上正真道，有施與者無也？」

報言：「彌勒開士近在前，旦暮當補佛處，子欲知當從問。」

鶖鷺子問彌勒，彌勒言：「如我字彌勒，當色解慧耶？當痛癢、思想、生死、識解乎？持是身解乎？若空五陰，解五陰空無力，當所解法不見，亦不見當所解人得道者。」

鶖鷺子曰：「所說為有證？」

不答，曰：「我所說不得證。」

鶖鷺子便作是念：「彌勒所入慧甚深！甚深！何以故？行明度以來久遠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見若作應儀不乎？」
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開士不作是念『我受決』，是法若於法中得正覺，亦無得正覺者，作是行為求明度，不恐我不得正覺。隨是法中教，是故勇無所畏：

「至大劇處虎狼中念：『設有啖我者，為當佈施，行佈施度無極近無上正真道。願我作佛時，令我剎中無禽獸道。』

「至賊中設於中死，心念言：『我身會當棄捐，設殺我，我不當瞋恚，為具足行忍辱度無極近佛道。我作佛時，令我剎中無賊盜。』

「至無水漿處，心念言：『人民無德使爾。我作佛時，令我剎中人民皆得一切智八味水，用一切故當精進。』

「至谷貴處念：『當精進取佛。』願曰：『吾作佛時，令我剎中無谷貴處，皆使人民在所願所索食悉在前，如忉利天上所有，用眾生故當精進。有惡歲正使身遭惡歲死，我心無異，必當降伏邪官屬，行精進索佛道。我作佛時，令我剎中人民無惡歲死亡者，我所語後我作佛時無異。』

「複次，鶖鷺子，開士聞是便呼無上正真道或卻後久遠乃得佛者亦不恐怖，從本際以來呼如一意轉頃。何以故？無本際乃得佛者，心安然不恐怖。」

時，有清信女從坐起，前至佛所，禮長跪言：「我聞是不怖，必除恐怖之處索佛道，得佛已當說經。」

佛笑，口中金光出。清信女即持金華散佛上，佛威神故華不墮地。

阿難從座起，更奮袈裟，前為佛作禮長跪言：「佛不妄笑，既笑當有所說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是恆竭清信女卻後當來，劫名星宿，中有佛名金華，是清信女後於此時棄女為男，後當生無怒佛剎，從一剎生一佛剎。譬如金輪聖王從一觀游一觀，從生至

終足不蹈地，是清信女如是，從一佛剎到一佛剎，未常不見佛，足不蹈地自致得佛。」

阿難心念：「如無怒佛剎諸開士會者，是為佛會耳？」

佛即知阿難心所念，曰：「然，阿難，諸會者悉度生死已。清信女後作佛，名金華佛，度不可計應儀，令三毒盡，剎中無禽獸、賊盜、斷水谷處，病瘦及余惡事悉無有。」

又問佛：「清信女從何佛作功德？」

佛言：「於錠光佛所，作功德初發意求佛，時亦持金華散佛上，願持是功德施與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如我持五華散錠光佛上，即逮得無所從生法樂於中立，佛即授我決：『卻後九十一劫，若當作佛，名釋迦文。』是清信女，爾時見我從佛受決，其心念：『我當受決得無上正真道。』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是清信女所求已度。」

守空品第十七

善業白佛言：「開士大士行明度無極，何等為入空？為空定？」

佛言：「色、痛癢、思想、生死、識空觀，一心作是觀不見法，於法中不作證。」

「佛所說不於空中作證，云何開士於定中立而不得證？」

佛言：「是開士悉具足念空不得證，作是觀不取證，觀入處甫欲向，是時不取證，不入定，心所著不失，開士法本不中道取證。何以故？本願都護眾生，為興弘慈，念具功德不中取證。開士大士得明度，證致大功德斯大力矣。

「譬如人勇悍能卻敵，為人端正猛健無所不能，悉持兵法六十四部，悉曉習攻，為眾人所敬，所至處無不得力者，從是所得者轉分佈與人，其心歡喜。若有他事與父母妻子俱去，過大劇道，其人安親曰：『莫有恐怖，今得免難矣。』重仇雖來，其人多變以

濟親害，送歸本土，宗門康休心亦無損。所以然者？以其巧變備矣。其人勇慧能幻化作士眾，仇都恐懼各自流散，鄉土稱德靡不歡喜者。是開士大士所於眾生行大慈心，過應儀，出緣一覺地去，於定中立，於眾生悉愍傷無所見，於是中不取證，入空中深不作應儀；作是行，向定，向泥洹門，不有相，不入空取證，如鳥飛行空虛中無所觸礙；如是行，甫欲向空至空，向無相至無相，不墮空無相中，悉欲具佛諸法。

「譬如人攻射，射空虛中，後箭中前箭，續後射轉中前箭，其人欲令箭墮爾乃墮。如是行明度，為變謀明慧所護，自於其地不中道取證墮二道行，以是功德逮得無上正真道，成滿便得佛。於經本中，觀不取證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慊苦作是學不中道取證？」

佛言：「悉護眾生守定向滅度門，心念分別。何等為分別？守空定分別，無相定分別，變謀明慧護使不中道取證。何因變謀明慧護之？心念護眾生，持是所念不中道取證。

「複次，深入觀苦空定向滅度門，用是故分別久遠以來人民所因緣想中求無上正真道，為說經當使棄是因緣，守空、是無相定、無願定，向滅度門不中道取證。

「複次，開士念久遠人民呼常有想、有我想、有好想各各求，『我作無上正真道時，有人民故為說經使斷是，諸想悉斷求。云何斷？是常非常，是樂皆苦，是身非身，是好皆丑。』開士思念為變謀明慧守無願定，向滅度門不中道取證。若開士大士心念：『眾生從久遠來求因緣、求想、求欲、求聚想、求空想求。』開士言：『我使眾生無斯想。』普慈弘至故，得變謀明慧。是法觀空、相、願、識，無所從生、齊限，不中道取證，法當作是知。

「開士云何求明度？曉習法中心何緣求入，守空定向滅度門，守無相、無願、無識、無所從生定向滅度門。是開士不得慧故，守空念，無想、無願、無識、無所從生念定竟，有來問者，不即持不可計心為解者，如是非不退轉開士也。何故？不退轉開士心無央數悉知。用是行不具足知，未得不退轉之明矣。」

善業言：「不可計人求開士道，少有能解者。」

佛言：「作是解者已受決，於功德中極殊，所知法，應儀、緣一覺、諸天人鬼龍、

質諒神所不能及。」

大明度無極經卷第五

遠離品第十八

佛告善業：「夢中開士大士不入應儀、緣一覺地，亦不教人入中。諸法夢中視，心志常在佛，當知是不退轉相。

「夢中與若干百千弟子共會坐說經，與除饉眾相隨最在前，如來說經悉見，是不退轉開士相。

「夢中在虛空中坐，為諸除饉說經，還自見七尺光，自在變化，於余處所作為如佛說經。夢中不恐怖、不畏難，若見郡縣其中兵起展轉相攻，水火之災，虎、狼、師子、毒蟲之害，見斬人首者，如是余變勤苦、困窮、飢渴者，睹諸厄難悉作是見，其心不恐，寤即起坐念：『如夢中所見睹，是三處我作佛時，說經遍教。』當知是不退轉相。

「何從知是開士大士成作佛時其境內一切無惡？正是時夢中，若見畜生相食、人民疾疫，其心稍稍生念：『使我界中一切無惡。』用是故知。於夢中寤已，若見城郭火起時，便作是念：『可於夢中可見是相。』見之不怖，用是相行具足，是為不退轉開士。

「『今我審應是所向者，當無是異變，火起當滅，悉當消去不復見。』」

佛言：「假令火即滅，知已於往佛受尊決矣。假令火不滅，知未受決。設火神燒一舍置一舍，復越燒一里置一里，知其家人前世時斷經所致。斯人之等所作悉自見，宿所作惡於是悉除，從是來斷經餘殃悉盡，知是未得不退轉。用是視，持是相，當為說令知之。

「或時男女為鬼神所取，作是念：『或我受決，已過去如來授我無上正真道，所念悉淨，卻應儀、緣一覺心，會當作佛，十方現在諸佛無不知見證者。今如來悉知我所識念，鬼神當用我故去。』不去者未受決。」

佛言：「其人審至誠者，弊邪往到前曰：『若本作是住，本字某以受決。』欲以是

語亂之。開士言：『我真已受決者，鬼神即當去。』邪神念曰：『我當使鬼去。』鬼即去。所以然者？天邪極尊有威靈力，鬼不敢當。開士反念：『用我威神故去耳。』便自貢高，輕易賢人，無所敬錄，言：『我於過去如來所受決。』已自可貢高反起瞋恚，更生罪念當墮惡道，以不成為成，當覺邪為。舍善友去，為邪所固，當覺是事。

「邪反覆往說昔受決事，並七世父母中外宗家姓字，『若在某國縣鄉生，今作是語，前世亦作是軟語』，隨其人性行，聰闇、吉凶、窮達、貴賤、貧富，因扶獎踧言：『若前世亦爾。』開士心念想：『我將爾？』邪復言：『若已受決得不退轉。』其人聞之心大歡喜，自謂審然，便行形調輕易同學，用是字故便失其本行墮邪網，用受是字故不覺邪為，自謂得無上正真道。邪復言：『若作佛時當字某。』聞是名，心念言：『我得無然，我生本有斯志。』」

佛言：「是開士於智中少，無變謀智慧乃作是念。若邪天共作是，除饉為之所迷。」

佛言：「我所署開士不教令作是念，遠離一切智，亡權德，遠大明，釋賢友，信凶愚。斯輩會墮兩道，若後久遠勤苦，乃復求佛耳。用明度慧故，當自致作佛。」

佛言：「是爾發意受是字時，不即覺悔，如是當墮兩道。若有除饉教重禁四事法，若復他事所犯毀是禁，不成沙門，不為佛子。是壞開士言：『我於某國郡縣鄉生。』作是念時，於除饉四事法其罪最重，置是四事重法是為五逆。當意生念，受其字意信之，其罪大重，當作是知。用是字故，為邪入深罪。邪復往作是語：『遠離法正當爾，如來正覺所稱。』」

佛語善業：「我不作是說遠離，教開士大士於樹間、閒處止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，何所復有異遠離？」

佛言：「正使各有應儀隨是行念，緣一覺隨是行念。

「各有開士大士於城外行，遠離一切惡不得犯，若當於獨處、樹間、閒止了行開士大士法，我樂使作是行，不使遠行到絕無人處於中止。持是遠離，當晝夜勤行，是故言行遠離當於城傍，我所說法如是。

「爾時，弊邪當往教行遠離法，語之：『若當於獨處、樹間止，當作是行。』隨邪教便亡遠離法。邪語之言：『道等耳，應儀、緣一覺等無異。』」

佛言：「是開士所願未得，反隨其行；於法中未了，反自用輕余開士，自貢高誰能過我者，輕城傍明淨心所念——不入應儀、緣一覺法中住，所有惡不受，禪脫棄定，於定中逮得，所願悉具足度。」

佛言：「其無變謀明慧開士，正使在空澤中禽獸、羅剎所不止處，百千萬歲復過是，不知遠離法，會無所益。邪便飛行在虛空中立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是真遠離法，如來所說。正當隨是遠離行，疾得無上正真道。』是人聞喜，便起到城傍，遠離成就有德高行，反輕言：『若所行法非。』」

佛言：「如是諸行者，中有正行呼非，反行呼是，不當敬者而敬之，當所敬者而恚慢之。邪語是開士言：『我行遠離，有飛人來語我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審是遠離法，正當隨是行，我故來相語。若在城傍行，誰當來語若？」』」

佛言：「開士有德人而反輕之，如是當作是知。如擔死人種無所中直，反呼是開士有短，是為開士怨家，厭開士高行，為天人大賊。正使如沙門被服，處開士之中由亦是賊，無與從事、交接、言笑。何以故？多瞋恚怒起，敗人好心。

「當作是知，所當護法常自堅持，當淨其心，立心所狎習當諦持，常當正心畏怖勤苦處無得入。彼壞器輩所在三處止，常當持慈心哀念，令安隱愍傷之，自護所念：『使吾無生穢濁噁心，我設有不善，疾使棄之。』是開士大士所行極上，當作是知。

善友品第十九

「複次，善業，開士大士盛志欲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當與善友從事，恭敬三尊。」

善業問：「善友當何以知？」

佛言：「有為人說明度無極者，教人入是定，是開士大士善友。六度無極是善友，是善德，是護，是將，是去如來最正覺。當來今現在十方無稱數佛剎如來，皆從明成一切知道，用四事護眾生。何等四？一者、佈施，二者、勸樂，三者、饒益，四者、等與。

是為四德，為父母，為舍，為台，為度，為自歸，為導。是故六度為眾生之度，開士大士學六度，用眾生故都欲斷其根學明度相。何所是明度相？無罣礙明度相，是相為得諸法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無有相得明度，是所相得諸法。何以故？諸法各空，是相亦空，是為明度。」

善業問佛：「正使，天中天，諸法各空，何緣人民欲生死滅盡時，空無增時亦無休息，各虛空無形，無上正真道最正覺不從是中各各虛空不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？云何，天中天，是法當何以知決？」

佛言：「爾群生勤苦，望欲得是因，致是，作是求　　見我得空不乎？」

善業言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自作是得是，是空不？」

對曰：「如空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但用是故，若無解時。」

對曰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，極安隱。人民欲得是因，致是，勤苦無休。」

佛言：「人民所欲故便著，當作是知。人民所生本從是生，從中無所取，無所取者不作是無；是無滅盡時，無生增益者，作是曉知，是開士大士求明度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開士為不求五陰，作是知曉為求明度，為悉等求，諸應儀、緣一覺所不及。有德之人求巍巍之道，無能逮者。當作是行，晝夜疾近無上正真道最正覺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，四天下群生都獲為人，常求無上正真正真道，發意索佛道，各盡壽佈施與無上正真道。於善業意云何？其福寧多不？」
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得明度淨定守一日，如中教作是念行，是福過彼。何以故？眾生行無能及是慈者。

「斯高士深入智中，曉了是智悉具足，是世間勤苦即興普慈，愍傷一切，道眼徹視見群生，成就具足高志，行無懈怠以其不懈得是。彼開士弘慈普至，不以斯相住，亦不用余住，其智大明，雖未作無上正真道，一切剎土皆共尊，舉正上真道終不還。若受供養衣服、飯食、床臥、醫藥，是明度心其中立，所受施除去近一切智，所食無罪，益於眾生，悉示道徑，無邊極處悉明照之，諸在牢獄中者悉度脫之，示其道眼——『隨是行，莫念想，莫作異念持經，入明度中高行莫懈』。

「譬如得明月珠已，覆亡之，大愁毒坐，起憂念想如亡七寶，作是念：『云何我亡是寶？』欲索珍寶者常堅持心，無得失一切智。何以故？明度虛空亦不增減。」

善業言：「虛空云何開士大士成就其行，近無上正真道？」

佛言：「開士大士亦不增不減，經中說時聞之不恐不怖，當知是高士即為求明度矣。」

善業言：「如是明度是為空求乎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「有離明度得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善業言：「以五陰求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又問：「離五陰頗有所求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善業言：「云何求大明？」

佛言：「若見是法，何以法求明度？」

對曰：「不見，天中天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遍見是明度？何所開士求之？」

對曰：「不見。」

佛言：「設使遍見法有所生處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見。」

佛言：「是所開士大士逮得無所從生法樂，悉具足無所受決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所至處無所復畏，悉作是護、是求、是行、是力，為逮佛慧、極大慧、自在慧、一切智慧、如來慧。設作是不得佛，佛言為有異。」

善業言：「設使諸法無所生受決無上正真道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善業言：「云何開士大士得無上正真道？」

佛言：「見所當受決者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見法當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諸法無從中得，開士不作是念，持是法當受決不受決。」

天帝釋品第二十

釋於眾中白佛言：「甚深明度無極！難了難知！天人德大，值說斯定。聞之書持學者，其福甚大。」

佛語釋：「閻浮提人民皆持十戒，悉具足持，是功德百千萬億倍，不如是善人聞明度書持學者。」

時，坐中有一除饉語釋：「出卿上去已。」

報言：「持心一念出我上，何況書、持、學、隨是法教作是立者！明德巍巍逾三界群生之上；乃至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，復過是上；至開士行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度無極，若失明度及變謀明慧，亦復過其上。開士大士求明度狎習中行，天、人、鬼、龍、含毒凶孽終不能勝，作是堅持疾近一切智，不離如來名，佛坐不遠，懈怠不生，為學佛，不學應儀、緣一覺法。四天王當往問訊，疾學四部弟子當於佛坐作無上正真道。當作是學，四天王常自往問訊，何況余天子！」

阿難作是念：「是釋自持智說耶？持佛威神說乎？」

釋知阿難心所念，語阿難言：「持佛威神。」

佛言：「是中，阿難，或時開士大士深念求學明度，三千國土中邪一切皆悉愁毒，欲共壞亂使中道取證。」

貢高品第二十一

佛告阿難：「開士隨時各學明度無極，隨法行之，是時一佛界邪各驚念言：『我使開士中道得應儀，莫使得無上正真道。』弊邪見開士習行明度，深為愁毒四面放火，怖諸開士令心一轉。」

佛言：「邪不身遍行亂。開士若遠離善師，為邪所亂愁毒，以不深解明度，心狐疑念，有之無乎？昔所玩習而今惡聞，或結不知，將以何緣守明度乎？疑網自蔽，邪得其便，教余開士言：『若用是為寫學，我尚不了其事，若能了乎？』自言所行是，若所行非，所為顛倒，用是故其人在地獄、禽獸、餓鬼中，其罪日增，如是邪大歡喜。若開士

與行應儀道諍，又與開士共諍時邪言而離佛遠矣。若未得不退轉開士與不退轉諍，隨念恚恨心一轉念轉卻一劫，雖有是惡不捨一切智，劫數無極始當從初發意起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心所念惡，寧可悔不？可當卻就爾所劫。」

佛言：「我法廣大可得悔。若開士念惡有恨，又喜以教彼，斯人不可使悔也。設有恚詈即慚悔過：『我當為十方人作橋樑令得泥洹，寧可有惡意與人諍耶？當如啞羊，諸惡之人忍，心不當起恚為應儀道者。』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開士大士與相共止，法當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相視當如視佛，心念當言：『共一師、一船、一道，彼所學我亦當學。』欲喜應儀、緣一覺道者，不與同願。其有忍苦欲求佛者，當與相隨。若此為一法學也。」

學品第二十二

善業白佛言：「開士學無常，為學一切智；學無所生，學去淫欲，學滅度，為學一切智。」

佛告善業：「若所問學無常為學一切智者，云何是如來本無？隨因緣得如來本無字，寧有盡時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如此為學一切智、明度無極、如來地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，為悉學諸佛法。開士大士作是學，邪及官屬不能中壞，疾得不退轉，為近佛樹下坐，為學佛道，為學習法，慈悲喜護普濟群生，學三合十二法輪為轉，學滅度十方人，為稍稍上至佛道，學入甘露法門，不懈怠之人乃能學是。作是學者，為學十方人導，死不入地獄、禽獸、餓鬼，終不生邊地、愚痴、貧窮中，不受眾痛之疾，不毀十戒，不從流俗淫祠，遠不持十戒人，不願生不想天上，從明度中出變謀明慧威神，入禪不隨禪不隨禪法。開士學如是，為得淨力、無所畏力、佛法淨力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諸法本皆淨，何等開士為得法淨？」

佛言：「開士學如斯，為學無所得淨法，諸法淨。如是開士行明度時，不悔不厭是為行。未得道者，愚痴不曉是法，不見其事。開士用人故常精進，人當效我，用是得力精進無所畏。作是學一切智者，若出金之地其地少耳，又如索轉輪聖王之人少耳，小王者多；從是中多索應儀、緣一覺者，既有初發意開士，少有隨明度教得不退轉者，開士當力學及不退轉。開士行明度不以恚意向人，不求人短，心無慳貪，不毀戒、懷恨、懈怠、迷亂，心無痴冥，學明度為照明諸度，悉入其門，道德備足。如人言『是我所』，便外著十二品。悉供養一佛界中人盡壽命，不如守明度淨定彈指頃。何以故？從是疾得無上正真道，能給施十方窮孤，求佛境界、佛之智慧，如師子獨步。欲得佛處當學明度，學明度者為學諸法。」

善業言：「開士復學應儀法耶？」

佛言：「開士學一切智，應儀功德不於中住。開士學，十方人無能過者，於一切智中不增不減。若念『持是明度，當得一切智』，為不行明度無極無想之行也。」

守行品第二十三

是時，天帝釋在會中坐，作是念：「開士行，十方人無能過者，豈況佛乎！人身難得，壽安又難，有一發意求佛者甚難，何況至心求佛道欲為十方作明度導者乎！」

是時，釋化作甘香華以散佛上，作是說：「行開士道者乃及於佛所願悉成，為護成佛，諸經、一切智、如來經法悉具足，不退轉法示人。有至心索佛，於是法一存念終不還——『我欲使人於法中益念，不厭生死之苦，以一切眾生苦故，當忍勤苦之行。』心作是念，『諸未度者吾當度之，恐怖者吾當安隱之，諸未滅度者吾當滅度之。』」

復問佛：「新發意開士隨次第上至不退轉，至一生補處，人勸助其喜，得何等福？」

佛言：「須彌山尚可稱知，阿閦浮開士行人勸助歡喜其福無極。一佛界中海水，取一發破為百分，從中取一分以取水，水盡可知幾滴，不退轉開士行勸助歡喜，其福不可量稱數。一佛剎虛空，持一斛半斛、一斗半斗、一升半升可量知幾所，此勸助福不可極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邪及官屬從邪天來，聞斯定不？勸助將有緣乎？」

佛言：「發意索佛者為壞邪界，心不離佛法。除饉眾如是其助喜者為近佛，用是功德世世所生為人所敬養，未嘗有惡聲，不恐入三惡道，當生天上，在十方常尊。何以故？此勸助之德為等施群生矣。何以故？初發意人稍稍增多，自致作佛滅度群生故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心譬如幻，何因得佛？」

佛言：「云何若學見幻不？」

對曰：「不見化幻，亦不見幻心也。」

佛言：「不見化幻、幻心，見有異法當得佛道不？」

對曰：「離化幻心不離幻心，不見當來佛，無法無見，當說何等法得耶不得也？是法本無遠離，亦無若得不得也，本無所生亦無作佛者。設不有是法，亦不得作佛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設爾明度離本無。」

對曰：「法本無對、無證、無守、無行，無法當有所得。何以故？離明度本無形故。本無遠離，何因當於明度中得佛？佛者，離本無所有。」

「何所離本無、無所有當得佛者？」

佛言：「如爾所言，離本明度，離本一切智，俱無所有。雖離本，本亦無所從生。開士當作是惟，深入守定，是故離本無所有得作佛。雖知離本無，明度無所有，是為不守明度、不具足行者，不得作佛。如善業所言，不用明故得佛，雖爾不可離明度得作佛。開士所行勤苦深奧之法，不可取泥洹，如是所說事，開士不為勤苦行。何以故？無作證者，無明度得證者，亦無經法得證者，開士聞是不恐不怠，是為行明度。雖作是行，亦不見行，是為行明度近作佛，遠離應儀、緣一覺不見不念。

「譬如虛空中無念有近遠者也。何以故？明度無形類。譬如幻所作人，不作是念：『師離我近觀，人離我遠。』譬如影現於水中，或近或遠不念近遠。何以故？影無形。

明度如是，無是念：『應儀、緣一覺道為遠佛道。』為近適無憎愛，無著無生。

「譬如匠工黠師刻作機關木人若作雜畜，不能自起居因對搖，木人本不念言：『我當動搖屈申低仰，令觀者喜。』如海中大船作者欲渡賈客，船不念言：『我當渡人。』如曠野之地，萬物百穀草木皆生，其中地不念言，我當生不生也。如明珠悉出諸寶，如日照於四天下，其明不言：『我當悉照。』如水如風無所不至，不念：『當有所至。』如須彌山上忉利天為莊飾山，不念：『我以忉利天為莊嚴飾。』若大海悉出諸寶奇物，海不念：『當從中出珍寶。』明度無極出生諸經法，如是雖爾無形無念。譬如佛出生諸功德，慈悲喜護加諸群生，明度成諸淨法，其義亦然。」

強弱品第二十四

鶖鷺子問善業：「開士大士行明度無極為高行耶？」

報言：「我從佛聞，行明度為無高行。」

諸愛慾天念：「當為十方發意為開士道者作禮。何以故？行深明度開士，誓忍眾苦究竟佛業，不中取證寂滅度矣。」

善業語諸天：「雖不墮落中道取證，是不為難也；為十方眾生被法鎧令得滅度，斯乃為難！斯人本無，索不可得，作是念：『為欲度十方，欲度空。』何以故？虛空無近無遠，人本亦爾，欲度人為度空，為被法鎧。如佛所說：『人本無，其知人本無所有，是為度人。』開士聞斯不恐怖，斯為行明度。離人，本無人；離五陰，離諸法，本無五陰及諸經法，開士聞是不恐不懈。」

佛言：「何因不恐不懈？」

對曰：「本無故不恐，本淨故不懈。何以故？索懈怠本，本無有也，所因懈怠亦復無有也。」

諸天釋梵皆為作禮。

佛言：「不但諸釋梵，上至約淨天、遍淨天、無結愛諸天，皆為作禮。十方不可計

現在諸佛悉念擁護，知是行明度開士不退轉。

「恆沙佛剎中人悉使為邪，一邪者化作如恆沙官屬欲共害，不能中道壞得其便。有二事法行明度，邪不能中道得其便。何謂二事？一者、視諸法皆空，不失本願；二者、不捨十方人，諸佛悉護視。

「諸天往至開士所，問深經讚嘆善之，令作佛不久，常隨是教法，立諸困苦者皆得護，未得自歸者為得自歸，為人故作法舍，無目者得慧眼。」

佛語善業：「譬如我贊說羅蘭那枝頭佛，十方諸佛亦讚嘆行明度開士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有行開士道未得不退轉者亦復讚嘆。」

善業問佛：「行開士何道為佛所嘆？」

佛言：「開士隨無怒佛前世為開士時，及羅蘭那枝頭佛前世為開士時，所行隨是教，用是故十方諸佛讚嘆之。開士大士行明度諸經法，信本無所從生，尚未得無所從生法樂，於中立信諸法本空如滅度，尚未獲不退轉，隨是法教立者疾得不退轉。有應是法行者，諸佛讚嘆之，是開士為度應儀道正向佛道地。開士聞深明度信不狐疑，念如佛說諦無異也，劫後當於無怒佛所聞是法，為在不退轉地立。若聞者其德甚大，何況隨法教立者，為疾入一切智！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設離本，本無法，無所得，亦何所法有作佛者？有說經者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設離本，無法，無所得，何所法有作佛者？亦無說法者。是本無無本，何所有於本無中立者？」

釋白佛言：「明度甚深，開士勤苦行乃自致成作佛。何以故？無字法，無所得，在本無中立者，亦無作佛者，無說經者，聞是不恐怖、不疑不厭。」

善業言：「如是，帝釋，開士勤苦，聞是深法不疑不厭。諸經法皆空，何所有疑厭者？」

釋言：「如所說一切，為談空事，為無著，譬如射空也。善業所說經，猶亦然矣。」

釋白佛：「如我所說，為隨佛法教耶有增減也？」

佛言：「與佛說無異。如善業所說，但說空事。善業亦不見明度，不見行者行，不見佛，不見得佛者。一切智如來無所從生法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，上尊諸淨法都不睹有索得之者。所以然者？諸法本淨，故為無得，斯為行明度也，眾應儀、緣一覺地所不及。欲為十方人天尊，當隨佛法教立。」

是時，忉利天上數千萬天化作甘香華散佛上，作是說言：「我曹亦隨法教。」

時，座中百六十比丘起整衣服，為佛作禮已，手中各有化甘香華持散佛上言：「我曹亦當隨法教立。」

時，佛笑，口中出若干色光，其明至十方佛國悉為其明，還繞佛三匝從頂上入。

阿難從座起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長跪問佛：「佛不妄笑，願說笑意。」

佛言：「是百六十比丘及諸天甫當來世，有劫名導，是比丘及諸天當於導劫作佛，皆同一字，字優那拘泥摩。作佛時，比丘僧數各等，其壽二萬歲，隨次作佛壽各等，盡散五色華如是。」

累教品第二十五

佛告阿難：「作是立者，為如佛立。欲如一切智立，當隨明度教。應是行者，當知從人道，或從兜術天上來，久聞明度或行。所以然者？佛滅度後，法於世間現，或於兜術天上現。有行若書者，復轉教人歡樂合偶，知供養若干佛以來，不於應儀、緣一覺品中作功德。有受明度學之，若解中慧，是開士如面見佛無異。其有斯德用求應儀、緣一覺，會必得佛矣，行法常當遠離此二道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持是明度囑累汝：我所說余經，若所受悉舍忘之，其過少耳；所從佛受明度，若忘舍之，其過甚多！諦學悉具足受，書字莫令缺減，往古來今佛經等無異。若有慈心於佛者，當受此法敬禮供養，為供養三世佛，報佛恩備矣。若慈孝於佛，不如

恭敬明度，慎莫忘失一句。囑累若，粗粗說耳。

「若有不欲離於經法、比丘僧、三世佛者，不當遠此法，三世諸佛皆由斯生。所以然？夫六度者，乃諸開士大士之母，佛不可盡經法之藏。若日教人盡佛界中令得應儀道，雖有是教尚未報佛恩；不如具足為開士說明度，雖不能多，一日可，不能一日，食時可，若須臾間，其福勝廣爾所應儀。開士大士思惟中慧得功德，出應儀、緣一覺上，會當得不退轉，不中道墮落。」

說是明度時，四部弟子及諸天王、諸鬼神王，一佛界中持釋迦文佛威神，一切悉見無怒佛及比丘、應儀、諸開士亦無央數，忽不復現。

佛語阿難：「譬如見國中人已，不復見無怒佛及諸開士、應儀士，諸經索不見亦如是。法不見法，法不唸法。何以故？諸經法無念無見亦無所益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諸經法皆空，無所持，不可念。譬如幻師化作人，諸經法亦然，無念無痛。何以故？無形故。開士作是行，作是學，為行學明度，在學中最尊百千萬倍，是為安十方群生困厄者，為隨佛法學也。有應是學者，以手舉一佛剎，又復著故處，人無覺者，從是學成無礙慧法。十方三世無數諸佛悉從明度成佛，亦不增不減，是故不可盡，虛空亦不可盡。」

大明度無極經卷第六

不可盡品第二十六

是時，善業念：「佛所說明度無極義甚深不可盡，譬如虛空，開士當何緣思惟之？」

佛言：「五陰、十二因緣不可盡，當作是惟：『十二因緣適得其中。』開士初坐樹下時，以不共法惟十二因緣，是時一切智慧具足。開士行明度時，惟十二因緣不可盡者，出應儀、緣一覺道，正住佛道。不作是惟者，便中道得應儀、緣一覺道。不中還者，用惟行明度變謀明慧故，視十二因緣不可盡，所視法生滅者皆有因緣，法無作者。作是思惟十二因緣，不見五陰，不見佛界，無所因法當見佛界，是為開士行明度。當爾時邪天愁毒，譬如喪親矣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一邪愁，余邪復然乎？」

佛言：「一佛界邪各於所止不安。開士隨教時，應行如是者，諸天、世凶、群生、猛毒不能害之。欲求佛者，當行明度。行明度者，為具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變謀明慧。若邪事起，覺滅之。

「悉欲得變謀明慧諸度無極者，當守明度思惟：『十方現在諸佛悉從明度出生。』開士作是念，如諸佛悉得經法。作是念如彈指頃，若有佈施具足如恆沙劫不如是行者，為住不退轉地，為諸佛所念，終不逮余道，會當得佛，不歸三惡道。開士未嘗離佛，時行當如揵陀呵盡開士，揵陀呵盡開士在無怒佛國為第一。」

隨教品第二十七

善業白佛言：「開士何因隨明度無極教？」

佛言：「諸經法無能壞者，開士隨教當然。

「虛空不可盡，五陰、四大無形，沙羅伊檀六事本空無形，開士隨教當然。

「發心求佛願濟群生，其願弘普莫與為倫，佛有四事不護，各自異端德尊無極，開士隨教當然。

「為眾生作慈護，是我所、非我所悉斷之，虛空之中音響無形，隨教當然。

「譬如大海不可斛量，如須彌巔奇寶各異，如釋梵各自有教，如月滿，如日明遍至，人本無形但字耳，本無所生與滅度等。開士隨明度，當如幻、化及野馬，有名無形，如地、水、火、風是四事無極。佛身相本無色，佛界本無界，佛諸經法本無，無說無教，譬如眾鳥飛行空中無足跡矣。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棄脫定，定足悉度諸欲，臨作佛時乃得行是，開士隨教當然。

「諸經法無極量，無從生，無因出，臨作佛時諸經法悉具足成滅度。虛空無所有，諸經法淨適無所因，佛所作為變化無極。一切無索開士者，無得佛者，爾乃能度無央數人，開士隨明度教當然。

「去離諛諂貢高、強梁非法、自用財富、僥倖世事眾穢，棄身不惜壽命，適無所慕但唸佛業安慰群生，開士行能然者得佛不久，悉得一切智功德，當字為佛。何以故？今得佛不久。

「若有開士以是教，甫當來世為得佛字。佛在世若滅度後，亦當隨明度無極如是。」

普慈開士品第二十八

佛告善業：「開士疾欲得佛者，索明度無極，當如普慈開士。」

善業言：「今普慈所在？」

佛言：「在上方過六百三十億佛國，佛名香積，其剎名眾香。」

又言：「彼何因索明度？」

佛言：「前世積行功德追逮本願所致，前已供養無央數佛。

「時，開士臥，出天人於夢中告曰：『若求大法。』寤即求之，求之不睹，其意惆悵，欲得佛聞大明法。

「時，世無佛，國無開士所行淨法，是故哀慟，如人有過在國王所，財物悉沒，父母及身閉在牢獄。

「時，忉利天人下觀，見開士日日哭，知有至心精進求道，天人即於其親屬中學字開士。

「先是時，世有佛，名景法自穢來王，已滅度。久不睹佛、不聞經、不見比丘僧。

「時，復於夢中見忉利天人，告之曰：『前有佛，字景法自穢來王。』夢聞佛字則寤，寤已大歡喜，則捐家入山，投命棄身無所貪慕，而大啼哭自念：『惡所致不見佛，不聞經，不得開士所行法。』

「是時，空中有聲言：『善士，止無哀慟矣。有大法名明度，若有守志行之，其得佛疾。若當求是法，得聞守行者，佛功德身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若當得之，亦當以經法教十方人。』

「問空中聲：『何緣得聞？當到何方索？作何方便？』

「空中聲報言：『從是東行莫得休息，若行時莫念左右、前後、上下、行止，莫念恐怖、歡喜、食飲、坐起、行道、中止，莫念淫怒痴，莫念守行有所得，莫念內外五陰、眼耳鼻口身心、地水火風空，莫念眾生、吾我、壽命、有空無空、有道無道、有經無經、生天上生世間。開士善惡一切念斷，適無所著。從是東行，作是行不毀者，今得明度不久。過去諸佛行開士道求之，如此得明度，隨其教，精進行，必早得佛。』

「開士聞之大歡喜言：『當隨天教。』

「報言：『莫失此教。』言畢，不復聞聲。

「聞是教則東行適無所念，行道中念曰：『去是幾所乃當得明度？』復大哀慟。

「上方空中有化佛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若所索得甚難，作是精進者今得不久。』

「普慈開士叉手仰視化佛，身金色，放十億光焰，三十二相，心大歡喜，叉手白佛言：『願佛說法，我從佛聞，皆欲得之。』

「佛言：『受我教法，悉念持之——諸經法，本無無恐懼，本淨無端緒；住諸經法，無端緒，無所說住，無所說教；如虛空無形住，如滅度無異、無所從生、無形住，如幻，如水中影，如夢中所見，其等無異。』

「佛音聲如是：『當隨經教，植志守淨。從是東行，去是二萬里，國名香淨，法王法治處。其國豐樂，人民眾多。其城縱廣四百八十里，皆以七寶作之。其城七重，間有七寶奇樹，上有雜寶、羅縠、帷幔以覆城矣，其間有寶交露垂鈴。城四門外有無極戲廬。繞城有七重池，水中有雜種青蓮及諸名華，其香薰國，光色遐耀。行者近華身衣如之，皆在池中生。池間陸地有薝蔔華、忍中華、奇華，如是數百種。池中有眾鳥，鳧、雁、

鴛鴦異類之鳥數百種。有七寶船，其人乘船遊戲池中。羅列五色幢旛，雜色華蓋街巷周遍，譬如忉利天帝釋殿。懸旛之聲道德為本晝夜不休，聞者行進，如彼天上難檀洹戲廬音樂之聲，快樂不絕。城中皆是開士，有成就者，有發意者，服飾炫煌，珍奇無量。中有開士字法來，眾聖中王，有六百八十萬玉女妻，諸開士常敬之。於國中央，施高座隨次轉下，黃金座、白銀座、琉璃座、水精座，其上皆布文繡綩綖，座間皆散雜種香華，上施寶蓋，中外周匝燒眾名香。法來開士常於高座為諸開士說明度，中有聽、有書、有學、有諷誦守者。若到彼所，當為若說之，前數千億世常為若師，是若發意時師也。往至佛所時，若所聞見，慎莫疑殆。何以故？若未曉變謀明慧，當諦觀邪事，善士慎於邪教。莫念師在深宮，以之懈怠，敬當如佛。用經法故，莫念財利，無貪為寶，當貢所尊，慈孝於師，作是行者今得大法矣。』

「開士從化佛聞是教，其喜忘身即見十方佛定，諸佛皆遙嘆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善士，我曹本求開士道時，用精進故獲明度，成為一切智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事不護、十八不共，亦復得定諸佛所嘆。若尋佛跡，當則吾等作斯行者，開士功德若當具足得之。』

「普慈開士從定寤，作是念：『諸佛本何所來？去何所至？』作是惟已，便復哀慟念：『佛教我至法來所，便從是去。』

「中道得一國，國名邪所樂。我於城外園中，止宿自念：『佛法寶難得聞，我當盡力供養於師。今我一身加復貧窮，無珍寶及香華供養於師。』作是念已，則入城街裡自炫言：『誰欲買我者？』

「是時，邪在城外戲，與萬婇女共游。邪聞開士自炫聲便念：『開士自賣身，欲供養法來，志存索佛，當出我界，度人眾多，今當壞子。』令一國人皆不見其形，不聞其聲，如是城中人悉不聞見其形聲。

「開士賣身不售，便自宛轉臥地啼哭，呼曰：『吾賣身以奉師，都無買我者，當云何乎？』

「天帝釋遙見開士精進乃爾，來下試之，知為至誠索佛道？但諛諂乎？便化作梵志問言：『高士將欲何求勤苦乃爾？用何等故宛轉哭乎？』

「報言：『不須問也。』

「又問至三：『所欲敕使，願語我意，念欲相助開士。』

「報言：『我自賣身以供養師。』

「梵志曰：『吾欲大祀，欲得人血肉髓心。卿能與我者，我益與卿寶。』

「開士聞之心大歡喜，即取刀自刺兩臂以血與之，復割兩髀肉，又破骨以髓與之。

「適欲刺其胸，時樓上有長者女，遙見大愍傷之，與諸伎女五百人，下至開士所，問言：『高士年尚幼少，端正如是，何以故自割截身體乃爾乎？』

「報言：『我出血、割肉、取髓賣之，以供養師。』

「女問：『設供養師者能得何等？師名為誰？在何方止？』

「開士報言：『在東方，字法來，當為我說明度。聞者當守淨行，可疾得佛身、三十二相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事不護、十八不共，得法輪轉度十方人。』

「女聞之喜曰：『如所言，天上天下無比，卿何其自苦乃爾乎？我足子名寶，身與眾女願從子行，供養明度，欲聞深經。』

「開士言：『甚善！』

「梵志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開士高行，精進難及。吾非梵志也，是天帝釋矣，故來試子。子欲何求，我悉與子。』

「報言：『天王哀我者，使身平復，願則如舊。』瘡愈身強，氣力踰前，釋即自去。

「長者女語普慈言：『願見吾親，索寶辭去。』

「開士睹彼女親，具陳之。親曰：『甚善！吾亦有志，傷年西垂，體違心願矣。若

欲所得，便自說之。』

「女言：『我欲得珍寶奇物。』

「父母言：『自恣取之。』

「女便取奇物織成栴檀、名香及雜諸寶，五百乘車悉載自重，五百侍女自副。

「諸女啟長者女親：『欲侍貴女，隨開士行。』親許即行。

「以漸進路，遙見香淨國七寶城郭，幢旛光色，眾寶交露，鐘鈴樂音，寶樹戲廬，車步諸伎，香風四出，譬如天上。

「開士及諸女遙見如斯，忻豫無喻，念曰：『吾等義當下車，步行入城。』

「共從西門入，問路人曰：『彼何等台，七寶服飾姝好乃爾乎？』

「路人曰：『賢者不知耶？有開士字法來，人中最尊，無不供養作禮者。是開士用明度故作是台，其中有七寶函，以紫磨黃金為素，書明度著函中。有若干百種名香，法來開士日日供養，持雜華、名香、燃燈、懸旛、華蓋、雜寶、正音道樂盡禮供養，余開士亦然。忉利天人晝夜各三，持天名華供養明度。』

「普慈開士及諸女聞之大喜，俱以雜香、金縷織成雜衣，有散上作旛搭壁敷地者。畢俱至法來開士高座會所，相去不遠遙見在高座上，為人幼少，顏貌端正，光耀徹射，為巨億萬人說明度。與法來相見，持雜種香、若干寶衣以上師矣，作禮繞八百匝，自歸言：『願吾等，進高行，獲尊經。』

「法來開士慰勞之曰：『多賀來到！得無疲倦？他所敕使所欲得者莫自疑難，我是度人之師，適無所愛惜。』

「普慈開士言：『我本索明度時，於山中哀慟。空中有化佛，身有三十二相、紫磨金色、十億光焰出。佛嘆我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索明度當爾。從是東行二萬餘裡，其國名香淨，中有開士字法來，人中最尊，常反覆教人。若至彼聞當得明度，前巨億萬劫常

為若師，斯若初發意時師也。」我聞師名，心大歡喜不自勝，用歡喜故，即得悉見十方佛定。是時，諸佛讚嘆我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曹求佛，索明度亦然，自致成佛。」寤則不見。我自念言：「佛為從何所來？去至何所？」願師為我說。』

「法來言：『賢者善聽，空、無願、無想，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爾。無處，無所生，無形，幻、化、野馬、夢中人，滅度想像無生、無長、無所適，經界本端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欲知佛亦爾。』

「普慈開士聞深法如是比不可量，即於座上得六萬定門。何等為定門？無處所定，脫諸邪中不恐定，是脫於愛慾之本定，脫出患難定，不可計諸法句入定，譬若海水不可量多少慧所入定，莊須彌山功德莊飾定，五陰、四大、六衰無形觀定，入諸佛定，悉見諸佛定，開士定，道諸經無形見說定，珍寶莊嚴定，悉觀珍寶入定，悉念諸佛定，開士上高座定，真不退轉及法輪為轉定，莊佛功德定，所聞眾事無瑕穢悉及淨定，所聞眾事如海定，無所獲無過定，樂經音聲遍至定，經法章顯旗旛定，如來身無形入定，諸經無形遍見定，開士印定，如來目見定，照明境界定，佛界所願具足定，解十方難定，臨成佛莊嚴定，種種雜華葉色定，多珍寶定，法輪常轉定，諸音聲遠聞入要定，入十方人本定，諸三界悉遍至定，成佛諸功德定，無能過六度開士樹下坐時定，壞余外道羅網定，如來見飛定，無量功德莊嚴定，諸珍寶智慧功德定，一切智地定，悉淨自定，悉遍照明定，悉入十方人因坻定，根智慧出中定，三世悉等定，如是比，普慈開士得六萬定。

「爾時，法來開士起入宮中。

法來開士品第二十九

「是時，普慈開士安隱從定覺起，與諸婇女共至法來宮門外，立自念言：『我用經法故來，師今在內，外無宜坐臥矣。須師出上高座說明度無極，爾乃坐矣。』諸女亦效立。

「是時，法來適教中宮諸婇女，說經道已，沐浴澡洗，更著新衣，上明度台坐惟諸定，如斯七歲不動不搖。

「普慈開士及諸女，亦復經行七歲不坐不臥。後天人於空中語之言：『卻後七日，法來開士當從定起。』聞天人語聲，自念言：『我當為師敷坐掃灑令淨。』皆到說經處，

特為師施高座，諸女各取著身衣服敷座上。

「是時，邪自念言：『未嘗有是開士！今施高座用敬索佛故，精進勇健無休懈時。得道者當出我界，度脫眾生無量。吾當壞子。』邪悉壞諸開士座，皆令繚戾，雨沙礫石、荊棘、枯骨污座。

「普慈及諸女見地輒沙礫、荊棘、枯骨在其座間，自念言：『今師當坐說經，及諸弟子皆當來聽，我更掃除整頓坐席。整已，地輒有塵土，來坌師及諸開士，今當灑之。』即行索水，邪令水竭。念曰：『我曹索水不得，當云何？當取身血以灑之。』時，普慈及諸女，各取刀處處刺身，出血灑地，用慈於法故。

「時，釋自念言：『今世乃有是人，精進恭敬慈孝於師。』贊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賢者，誠難及！今聞明度，不久會當得佛。賢者，今他所敕使願相告矣。有如賢者輩我當護，所欲得者悉當與之。』

「普慈報言：『我欲所得者，自當知之。』

「是時，釋化地悉使作水精琉璃，其上有金沙，使普慈及諸女身體暴瘡悉平復如故，座四面化作琉璃水池，周匝皆有珍寶欄楯，及四寶池挾陛兩邊，有七寶樹若干百種行列殊好。

「開士及女人為諸開士儲水。天雨眾華光色耀國，甘香四被聞者心軟，凡四千石。釋上普慈開士語之言：『持是華供養明度，及散法來諸開士上。以天衣五百領，法來在座以衣敷上。』普慈即悉受之，便為咒願。

「是時，法來開士七歲已後，從定覺起到高座，與二百億開士共坐，於前坐者甚眾多。

「是時，普慈及諸女皆共散華，並持栴檀、揭香及名雜香、諸珍寶散法來諸開士上，前以頭面著足，起繞三匝卻住，以微意視法來大會方四十里，滿其中人。

「法來開士四向視諸來會者，用經法故即為說明度言：『善士具聽：諸經法本端悉等如來智慧，無所罣礙如幻無形，如風本端不可計，明度亦然。一切我所悉斷本本淨，

明度亦本淨，譬如野馬、像、人本無，如夢中有欲，其欲本無，如所名人本無，如應儀滅度空無所生，明度亦然。如來滅度亦等無異，明度本等，譬如燃火則時滅之，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如夢中見須彌山本無，如佛現飛本無所有，明度亦然。前於欲中相娛，計之無所有。如人名聲無所有，如來無於前見者，念所作因見明度，念所作本無所有，如幻師化作像本無所有，如虛空適無所住，如幻師學無所不示，往古來今亦不可合為一，明度者亦無三世，當作是知。名計本無形，罷字有形，明度無不至，無不入。何以故？空本無色，明度譬如虛空，無不至，無不入，入於地水火風空，入於彼此五陰，入人壽命、有德無德，入於欲不欲、有無、有相無相、願無願，入於生中，入於日、月、星宿、質諒神、龍、鬼王、執樂神、似人形神、胸臆行神、蛇軀神，亦入禽獸、餓鬼、地獄、蜎飛蠕動、蛟行喘息，入於貧賤、富貴、賢者、聖智、仙人、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，入於開士，入於佛，入於滅度、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道行、有智、無智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事不護、十八不共、佛經、世經、巫咒，入於宿命所行展轉生死中、有苦無苦、自在不自在、度脫、好不好、善不善、智不智、明不明、往古來今、可見不可見教法、所有無所有，一切有形無形無不入矣。』」

佛告善業：「法來開士為普慈說明度所入處，如是具說晝夜七日。是時，人聽經呼如飯頃。何以故？法來開士威神力恩。普慈開士聞大歡喜，諸女共持天衣及八百石雜寶供養法來開士，釋復持天上名華以散法來及諸開士上，以增功德。

「是時，一佛界中樹木、華樹果、諸雜寶樹，悉傾曲躬為法來開士作禮。雨蜜香之華，其華香聞一佛剎中，一切人聞是華之香，各遙見法來開士在高座上說經，並見普慈及諸女心，皆樂之柔弱歡喜，皆遙作禮。其國中悉震動，是時巨億萬人悉得無數經法，不可復計開士皆得不退轉。

「時諸女前白普慈言：『我等願以身命自歸為給使，並五百乘車珍寶以上師。師為我等忍大眾苦以師當佛，今蒙大恩乃得聞尊經無絲發之疑。今我等為師給使巨億萬劫，尚未能報須臾之恩。』

「普慈受之，前白法來開士言：『今以身及諸女、眾珍寶以上大師，師哀我等願受之，使我得其功德。』

「法來開士欲使普慈成其功德故悉受之，反遣普慈言：『以是諸女可為給使，諸車珍寶可以自給。』

「忉利天上諸天人各嘆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普慈，眾寶悉以施師，是意難得。』

「時有巨億萬人共到法來所聽經，普慈歡喜即於座上得六萬定門。何等為定？願樂定，威儀定，勸德定，月盛滿定，日光焰定，如來行定，悉唸佛定，開士生定，樂智慧定，度脫堅住定，諸境界中無所住定，國土種種嚴入定，如來相入無相定，十方人無形印封定，如來出生定，無所畏樂定，棄捐珍寶定，如來力莊嚴定，諸經法明樂定，諸法無所從來解事定，淨如梵天定，三世悉等入定，嚴佛藏定，佛音聲悉成定，如是定輩得六萬門。

「開士從定覺，悉得智慧力入諸經法中，普慈白言：『願師為我說佛聲，當何以知之？』

「法來曰：『賢者明聽：譬如箜篌不以一事成，有柱，有弦，有人搖手鼓之，其音乃同，自在欲作何等曲，欲知佛聲音亦然。開士有本發意，累世作功德，教授問佛事合會，是事乃得佛身。音聲亦然，其法皆從因緣起，不從開士行得，不離行得，不從佛身得，不離佛身得，賢者欲知佛身音聲，合會是事乃得佛聲耳。複次，賢者，譬如吹笙師，其音調好，與歌相入，笙者以竹為本，有人攻吹，合會是事其聲乃悲。如來身不以一事二事成，以若干事累世作功德，教人入道本願所致，用是故佛身相及種好悉見如是。譬如佛滅度後，有人作佛形像，端正姝好如佛無異，人見莫不稱嘆，持華香、繒彩供養者，賢者謂佛神在其像中耶？』

「對曰：『不也。所以作像者，但欲使人系意禮敬，自警修德得其福耳！亦不用一事二事成，有金，有智人，若有見佛時人，佛滅度後唸佛故作像，欲使十方供養得其福。』

「法來報言：『如賢者言：成佛身不用一事二事。有開士之行，有本索佛時人，若有常見佛作功德，用是故成佛身，智慧變化飛行及諸種好乃成佛身。譬如鼓有竹木革桴，有人擊之其聲乃出，欲知佛身亦爾，用若干百千事乃成之耳——有初發意，有六度無極行，曉知本無無所從生之事，坐於樹下降伏邪官屬，諸經法當知如幻無異，以是成佛身。譬如畫師有壁、彩筆，手畫之乃成畫人，佛身亦爾，用數千事——有佈施，持戒，不犯十惡，常隨善師，等心哀眾無能壞者，世世見佛，開士聞行堅持不忘，守真不諂常行至誠。又譬如無結愛天所止觀第，光耀天上端正姝好，是天第舍不自作，不有來作者，本

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因緣所生。其人前世作德所致，用佈施眾生，故得生彼第舍中止。賢者欲知佛身因緣所生，用世人欲見佛，其人前世有功德，遠離八惡處，生慧信於佛，佛所以現身者，欲度眾生故。如山中響不用一事二事，有山，有呼，人有耳聽乃聞。佛本無形亦無所著，因緣所生，世世習行空，生死因緣佛悉曉之，本無生死，亦無滅度，作是示現，作是說。譬如幻師化作轉輪王，慈化潤眾，聞者皆喜，人索珍寶所愛被服悉恣與之，王在眾中坐起行步容儀安諦，人有見者莫不敬禮，不以一事二事成，有師，有咒，有聚人，隨所喜化現之。有黠者知為化矣，斯幻人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本空化所作，黠者知因緣所由。佛身亦然用眾事，有功德，有勸德，念群生使安隱，具開士願，分佈經法教授使行，棄定思惟分別為人說經使學，諸天人民莫不歡喜。中有自貢高者、不知慚者、淫亂慳貪者、強梁自用者、喜鬥不可諫者、淫怒痴所覆者、行惡不可計者，佛在眾人中端正殊好，坐起行步法儀安諦，眾惡已盡唯有諸德使人得安，亦自行佛事，本空無著，如幻師所作。開士見佛身如是，雖爾不著無諸想念，雖知本空，恭敬作禮供養無極。往古來今諸佛皆從眾事各有緣生，開士作是念，守行者得佛疾。』

「法來開士說佛身時，四萬八千開士即解盡信之行，百億開士得無罣礙問皆能報，四百億開士得不退轉，八百億開士皆得阿阇浮住法。是時，天持名華來雨散法來及諸開士上。持法來威神，都一佛界諸有音樂皆自作聲，數千萬天從虛空中散天衣作音樂，共樂法來及諸開士，衣皆行列覆一佛界。諸天燒雜香，其香分散亦遍一佛界。地悉震動。

「開士普見諸佛，諸佛皆遙嘆法來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

「是時，諸佛授普慈開士決：『後當作佛，字罔摩迦只陀頗羅耶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。』

「諸女即化為男，世世所生不離諸佛，常以大明教授十方，以次作佛。」

佛告善業：「開士疾欲得作佛者，索明度無極精進恭敬，如普慈開士。」

囑累阿難品第三十

佛告阿難：「以明度無極經矚累汝，諦持念，了取字句莫使缺減左右顧望。此是無盡經藏鎮，諸法悉從中出，無量經卷種種異慧，所見人民若干種所喜、所行道經、所入慧，一切皆從是明度藏中出。若干種所見相、種種所行，若干種根——痴種、慧種，人

民所求盡所求慧，如來悉知從明度中出。是經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母，是慧眼並我身皆從是出生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，若敬我所說法為敬事我，若自敬身有慈孝於佛，持是奉事明度，悉為供養諸佛已。若身口心有慈孝於佛不言無孝，若常得佛儀常如法，心常淨無瑕穢，若見佛不言不見，如是悉為報佛恩已。我語若阿難，是明度中忘一句一字舍之不書，若為不孝於佛，不見我，不敬於佛，為無供養，為背佛恩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，汝諦受諦念明度，用慈孝於佛故，承用教故，此乃往古來今佛天中天之所施教也。用是供養者，汝於眾生為大慈，為以親近持佛藏。佛滅度後，汝當護是經，莫令減少。我手付汝，當授開士大士。開士大士持是所致，諸勤苦生死牢獄悉破壞，諸無智者為痴所繫著悉得放解，諸邪官屬無不降伏，諸所欲法悉除去，上佛座作無上正真道。人民無目者、愚痴者，悉當開與正法、第一大道、無兩正法、無上正真道、最正覺慧，是為明度決。我滅度後，三千國土其中人民，若悉教入法中，悉令成就得應儀道，曰教示乃爾所入，如是一劫若百劫悉為說經令得滅度，雖爾尚不足為承事我，不如持一句教開士為具供養佛已。」

佛言：「我今於是稱譽若囑累明度，至一劫、百劫不能竟，粗粗說耳。」

佛從袈裟中出臂舉右手，著阿難頭上摩頭，又以著阿難肩上：「云何，阿難，若慈於佛不？」

阿難言：「佛天中天，自當知之。」

如是至三，佛復問：「云何若孝於佛不？」

復三，阿難言：「佛天中天，自當知之。」

佛言：「若以弘慈報佛恩備矣，尊奉明法恭矣，受經義句當令分明，心所念余棄之，一心於是中書具經、正字、畫點、句逗，取時，持時，學時，當諦授與開士令經上下句逗相得，書時好筆好素上，當自歸承事作禮，供養華香、搗香、燒香、澤香、繒蓋幢旛，譬如天上所有潔淨香，著麻油中好燈炷，自歸頭面著地，卻燃炷加敬作禮承事。」

佛說明度無極時，在王舍雞山中眾弟子諸開士中央坐，佛年三十得佛十二月十五日過食後說經畢。諸弟子、開士，諸天、質諒神、龍、鬼、王、人民，皆大歡喜，前為佛作禮而去。